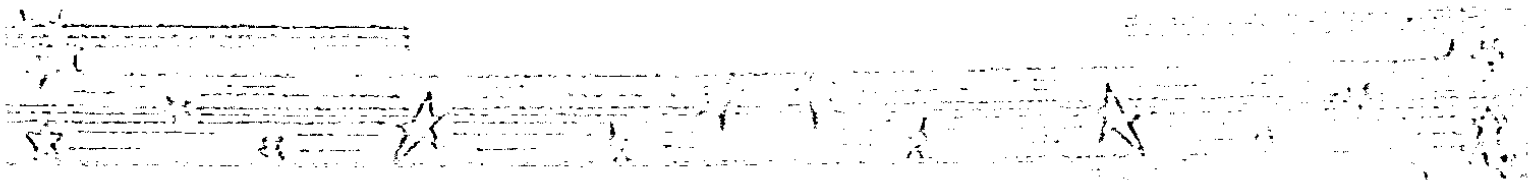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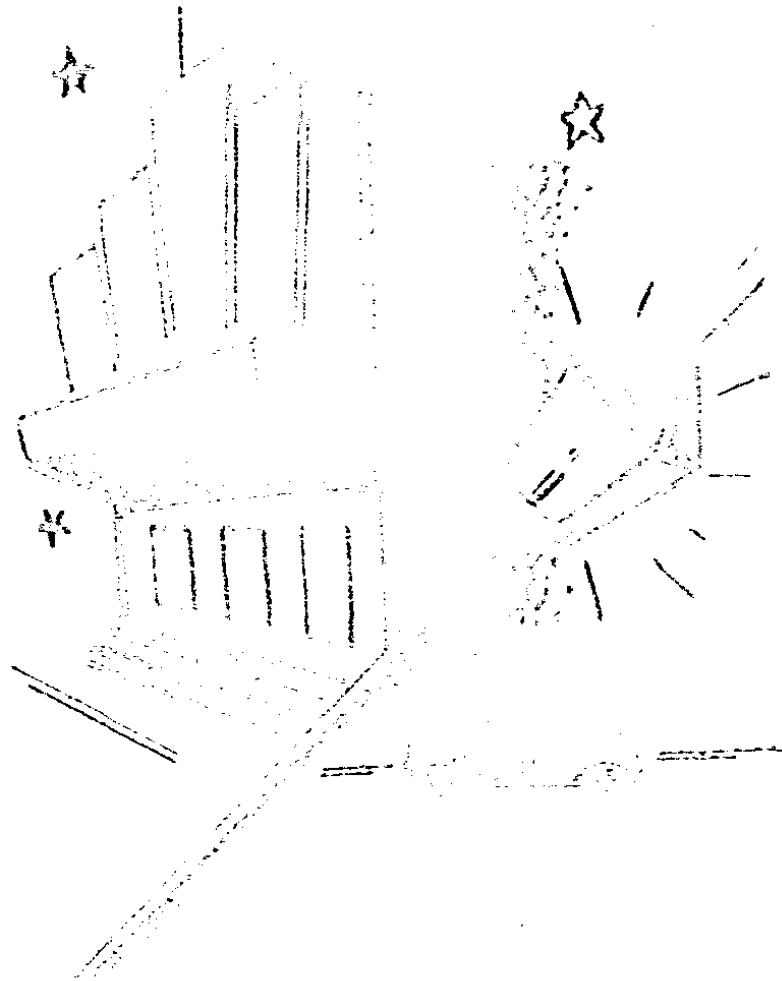




# 不夜城

新華書店



5425



# 不夜城 (三幕劇)

## 第一幕

地點：上海

時間：一九三七年春

人物：

謝蘭生 普益紗廠廠長。年約四十歲。精明強悍，爲一極有魄力之商人。

蔣薇儀 其妻。年約二十二歲。曾受高等教育，出身於小有產者家庭。具有相當虛榮心，

但思想則清醒。

彭紫珠 交際花。年約二十五歲。雍容華貴。專靠交際生活。曾與謝蘭生有相當糾葛。此

時則極力與盧心源拉攏。因謝蘭生已捨彼而與蔣薇儀結婚也。

盧心源 高等洋商掎客。年約三十歲。其職務爲拉攏投資假款事項。爲一極浮滑之高



485015

等流氓，手段亦極毒辣。

司徒飛 體育家。年約二十歲左右。身體肥碩。體育技能並不高明。性格粗鹵。富有錢財。爲謝蘭生族姪。拚命追求彭紫珠而不得成功。紫珠看不起他。

阮超塵 詩人，音樂家，繪畫家。年與司徒飛彷彿。係司徒飛好友，生活完全仰給於司徒飛。神經質，對一切事無定見。受人恭維。愛慕蔣薇儀，但無進行勇氣。蔣薇儀對彼及司徒飛，皆視如廢物。

袁通 交際博士。年約三十五歲。人極圓通。做投機事業而無資本，專靠交際手腕調動。對各方面都走得通。

王庶昌 普益紗廠辦事人。年約三十。忠厚老實，人稱「好好先生」。一經手賬目，多收不起。因與謝蘭生有親戚關係，得不去職。常常被責，彼亦安之。

吳景發 內地小商人。年約四十歲。經營棉紗，時時來上海。與普益紗廠有悠久生意關係。爲一苦惱人。

阿桂 謝家男僕。上海生活經驗甚豐富。善逢迎。在謝家服役甚久。對其家事，廠事，及

友人關係，甚爲清晰。與交際博士甚親近，因交際博士來調款時，必先在彼前探詢蘭生當日情緒，以便相機進言，免遭拒絕也。

佈景：

謝蘭生家客廳。左角後部，約佔全台六分之一地位，突進。橫闊面有排窗一列，可透見後面花園。深側面有門，由此可入園。左台口爲外入門。窗左角設置高架穿衣鏡一面。右角放大型無綫電機。距窗約四尺地位，直放書卷式高約尺餘之條几。左右後三面，各有一單人沙發几。上有新式小花瓶，插鮮花一束。舞台後右角，平列一古董櫥，內陳各式之古董。櫥前右手有衣架。櫥左列四高架花盆，花均盛開。右側中部爲入內室門。門前有雙人沙發二張，一與內入門平行，一與後壁平行。兩沙發靠右脚接處，有一個几，上有台燈、電話。兩沙發前放高約尺餘之古樣新式圓桌一，上有雜亂之香烟、報紙、未吸完之雪茄、烟灰缸等等。

幕啓時，約晚間十時光景。台上寂無一人。透過左面窗櫺，可見園中路燈，景物隱約可辨，稍停，門前電鈴響，無應者。再連續二響，後一響甚長，始見阿桂從右門出，匆匆至台左開門。門啓後交際博士袁通手夾大衣，提公事皮包，滿面春風而進。阿桂當博士全身出現時，卽一手持門柄深深鞠躬。

桂 啊，袁先生！您老怎麼來得這晚？

（袁望一望阿桂，微微一笑，嘻嘻領首，一面將大衣皮包交給他，一面答着。）

袁 （向變人沙發走）太晚了嗎？阿桂現在幾點鐘了？

桂 （跟在後面）回您老人家，大概十點多。

（袁向沙發坐，桂掛衣。袁出雪茄抽，正預備擦火，桂趕來奪過，舉火代燃。）

桂 袁先生，你讓我來。

袁 （吸過一口烟）上海這個地方，真是太叫人忙了。一天到晚全是應酬，想舒一口氣都辦不到。譬如今晚，我一共就有七處飯局，到現在（頓）纔跑掉三（伸手指作勢）

（袁急急抽一口烟，阿桂送上茶）

桂 （譔笑）這也是你老人家交際廣闊，天下聞名，要是別人，可就不會。俗話說得好：「人怕出名豬怕胖，」你老人家現在是出了名啦！

袁 （得意）出名倒也說不上，不過在上海混了這麼多年，各方面都很熟識就是了。（吸烟）這裏的客人都到齊了嗎？

桂 全到齊了。入席也很久了。咱們謝廠長，還親自打了好幾個電話，到你府上去催呢！

袁 那真是太對不起他了。

桂 袁先生，現在就進去入席好嗎？

袁 不，我今晚已經吃得很飽了。我疲倦得很，讓我在這兒休息一會兒吧。（向後躺去）

（阿桂整理圓桌上什物）

袁 （若有所憶的，又坐起）啊，阿桂，你們的新太太怎麼樣？

桂 （停住工作）你老是說的蔣小姐嗎？（袁點頭）咱們廠長歡喜的女人，那當然是很好囉。（笑）

袁 很得寵吧。（吸一口烟，又倒下去）

桂 （好像得着一個說話的機會似的）那自然啦！她年紀又輕，長得又漂亮，聽說還有一肚子才學，怎麼能不得寵呢？袁先生，你老不是說過嗎，咱們廠長最愛的是咱們家的叭兒狗。可是現在，咱們廠長對於這位太太，簡直比愛他那叭兒狗還要厲害。

袁 現在公館裏的事，也歸這位太太掌管嗎？

桂 （笑嘻嘻地搖頭）唔，這可沒有。你老是長在這兒出進的，咱們廠長的脾氣你總得知道。他對

於女人，老實說，無論是怎樣寵愛，要抓財政權，那可辦不到。

袁（微笑起坐）爲什麼呢？

桂（更得意地）還不是很明白嗎？女人這個東西，就不能給她抓財政權。女人要是抓到了財政權，那男人可就不好辦了。袁先生，這就叫做「如魚得水」。（四個字說得很慢。）捉住了魚，再給牠水，那還了得！

袁（笑，起立，背着手向台左走）你們的廠長，真是太精明了。

桂（跟上去）在這個年頭兒，精明又有什麼用呢！

袁（驚訝的回轉身，靠在沙發背上）阿桂，你這話說得似乎有因！

桂 對！袁先生，你還不知道嗎，咱們的廠長，這兩天心思很不好呢！

袁 是不是和新太太又鬧什麼別扭？

桂（笑）那倒沒有。（緊張）聽說廠裏危險得很！

袁（安定地）廠裏的事，我倒也聽到一點。（帶自語性）全國的農村在加深的破產，來路的私紗又在拚命的傾銷，市面是一天壞似一天，行錢也一天不如一天。照原價賣，貨全不得脫



手，不照原價賣，成本又夠不上。貨就這樣的越堆越多，現金也就這樣的越來越滯。（再轉頭向阿桂）不過，要說馬上就有危險，我看那也不見得。你們廠長，拉款的信用很有呢！（拉開右邊的小沙發坐下）

桂（跑到左面的小沙發後站着）那咱們下人可就知道了。看他老人家這幾天的神情，似乎有些不大對。回到公館裏來，老是發着脾氣，好像什麼都不順他的眼兒似的。就是叭兒狗，也都挨了他好幾次打了。和新太太，昨天還鬥過一場嘴。

袁（懷疑地）既然這樣，那麼，今天又那來的興緻請客呢？

桂對啦！要說心思不好，就不應該在今天請客，又不是非請不可的。你那知道，咱們廠長不但在今天請客，剛纔在裏面，咱還看見他和盧心源先生，在說有笑的談着呢！

袁（有所悟地）就是那洋行裏的買辦盧先生嗎？

桂就是他，今天咱們這兒請客，他是首席呢！

袁（表示獨有所見）首席既然是他，那麼今天的請客，是很有道理的了。（徐徐起立，預備燃熄滅了的烟。）

桂 (不解地) 袁先生,你這話的意思是——

(說時,彭紫珠已出現在右門前,阿桂剛說到「是」字,紫珠即開口)

彭 (笑) 怎麼,交際博士來了嗎?

袁 (正燃起火,一面燃一面說) 那一位? (放下燃過的火柴,轉過身,見是彭,笑迎了上去) 啊,我說是誰呢?

來是我們的交際花小姐,彭紫珠女士,久違了! (一揖到底,然後恭立一旁,如演京戲)

(阿桂忍住笑,從圍門下)

彭 (格格地笑,向台前走) 博士老爺,近來忙得很嗎?

袁 我有什麼忙,還不是到處打雜! (跟上)

彭 (笑) 別客氣吧,「打雜」說得這麼怪可憐的。

(彭行至圓桌旁,取烟捲,袁急爲燃上,兩人分別坐)

袁 (有意地挑剔) 彭小姐,聽說你近來心裏很不舒服,是不是?

彭 (嬌情地) 誰說的?我不是照樣地吃飯,照樣地睡覺,照樣地跑狗,打回力球,跳舞嗎?

袁 (笑) 照樣當然是照樣,不過心裏頭,總要多這麼一點兒疙疸吧?

彭 (對之作一鬼臉) 蚩——!

袁 彭小姐，我問你，你對這兒的新太太，印象究竟怎樣？(就近一些)

彭 (不高興的) 那當然是很好啦!

袁 (笑) 這恐怕不是你心裏的話吧？我就看不出什麼好處來。既不雍容華貴，也不大大方方。我真不懂，我們的蘭生兄，爲什麼這回竟看上這麼一種調子。完全是一種小家的氣派。

彭 (冷刺地) 博士老爺，你別少見多怪吧。吃慣了海參魚翅的人，總是希望換換口味，吃點兒青菜蘿蔔的。蘭生先生既然玩膩了「大家閨秀」了，自然也要找個把「小家碧玉」來換換口味喇!

袁 (笑點頭，伸大拇指) 對！彭小姐！你的話說得真有道理。「聞君一夕話，勝讀十年書。」可是你也就得知道：上海之所以叫做上海，都會之所以稱爲都會，也就由於這裏有海參魚翅，也有青菜蘿蔔。(彭笑) 彭小姐，你不是在裏面吃酒嗎？怎麼一個人跑出來了？

彭 (皺眉) 那無聊的傢伙纏得我太厲害了。

袁 您說的是謝廠長的姪兒，那個很有錢的，自稱爲體育家的司徒飛嗎？

彭 就是他。這個人真無聊極了。仗着自己有幾個臭錢，一天到晚跟着人歪纏。

袁 您真是——，既然有錢，那麼就讓他歪纏得了。祇要他在你身上化的錢，夠你所耗費的時間，那又有什麼呢？

彭 也得耍人高興啲！

袁 彭小姐，我看你還是別這樣罷。高興，事情一定要等到高興才做，那麼你最好是先準備餓死。（近一些）我問你，上次我托你辦的事，也是你願意的麼？（彭看他一下，不語）我想你決不會願意，不願意而去做，還不是看那五千塊錢的份上麼？您還是馬糊點罷！

（彭微搖頭，冷笑，電鈴響，袁跑去接）

袁 （接電話）喂喂——！怎麼——打錯了！（攬下聽筒）

（裏面有笑聲，袁愕然，彭仍舊坐着不動）

司 （拿着一杯酒，醉醺醺的從裏面笑了出來）嘻嘻！彭小姐！我早就猜着你跑到這兒來了。這一杯葡萄酒，你今天非吃下去不可。（將杯對彭唇邊湊，嘻嘻地笑）

（彭不高興的推開，向小沙發方面跑。）

司 (嘻嘻地笑) 怎嗎, 彭小姐, 你今天這樣的不肯賞光嗎? (跟着跑過去, 彭已坐下, 又將杯湊近彭唇邊)

彭小姐! 你喝一點兒好不好? 你別太使我過不去好不好?

袁 (仍站在那裏) 彭小姐, 你就喝了司徒先生的這一盃吧?

司 (回頭見袁) 哦! 交際博士! 你今天怎麼這樣晚纔來?

袁 (微笑) 因為今兒晚—— (開始向前移動)

說到這裏, 司徒飛已回頭向彭說話, 袁愕然中止, 坐下去抽煙)

司 彭小姐! 連交際博士都在勸你喝了, 你何必呢?

彭 (固執的移過一張沙發) 我不喝!

司 (轉向不快) 不喝真的不喝嗎? (彭不語, 滿臉不快的抽着煙, 司趕過去) 我問你, 我司徒飛先生的

面子, 是不是抵不上那姓盧的買辦。

彭 (望他一眼) 我沒有說。

司 那麼好, 他敬你酒, 你能吃, 我敬你酒, 你就不能拒絕。

彭 (不高興地) 這是我的自由!

(司徒飛氣得答不出話來，苦思，如有所得地，把酒放在台上，向古董樹跑去，袁擋住他)

袁 司徒兄，您——

(說到這裏，司徒把他用力一推，跑到古董櫥內，拿出一條大磁狗，重復跑到台前，拿起酒，向彭紫珠)

司 彭紫珠！你看！(將酒向狗嘴裏傾倒)

袁 (急急跑來) 司徒兄，司徒兄，(搶過未倒完的) 你不必這樣，我來陪禮，我來陪禮。(舉杯飲)

司 (回顧紫珠) 我甯可以塞進狗肚，不再要你吃！

(放下狗在台上，氣呼呼的向裏跑。電鈴響。司徒飛跑到內入室口，值蘭生出來，兩人撞個滿懷。電鈴再響，袁跑去

接)

謝 (看看他神色不對) 阿飛，你什麼事？(司徒飛再望一望紫珠，作切齒表情，不語，跑進去)

謝 (看看彭，向她走去) 紫珠——

袁 (緊接) 蘭生兄，你的電話。

謝 (忙回頭) 怎麼你來了！你怎麼不進去？

袁 (笑) 今天跑得太疲倦了，打算在此地休息一會兒。(遞聽筒)

謝 (接電筒) 你們那兒?……我是謝廠長,……怎嗎?……吳景發到上海來了!……他付不出款子,那怎麼成!……怎麼要當面和我說!……也好,你領他來罷。(放下聽筒,向袁) 袁通兄,現在的生意,真是越做越難做了。內地的賬款,簡直收不起來。(向彭走進兩步) 紫珠,你怎麼逃起席來了,大家都在等,趕快去,趕快去!(以手作勢)

彭 (並不看蘭生) 有了太太陪還不夠嗎?我吃飽了。

謝 你看,又來了。大家都是自家人,何必呢?

彭 (轉笑,委婉地) 蘭生,我真的吃飽了。

謝 吃飽了也得去一去。你知道,盧買辦對你很好,他非常相信你的話。廠裏的事,你不幫忙,是決不會成功的。

彭 (笑) 你別太把我看重了。

謝 這是事實,袁通兄在這兒,他可以替我證明。成敗在此一舉,紫珠,咱們老朋友,你能眼看我坍台嗎?

袁 (走近) 彭小姐,既然蘭生兄一定要你進去,我看你還是去一去吧。

(彭意勳，惟仍不語)

謝 袁通兄，你也一道進去。

袁 好，我就來。

謝 紫珠——(作請的姿勢)

(彭懶懶起立，和謝一同進去。袁跟他們到門口，看他們去遠，急急地撥電話機，把聽筒拿到內入口，一面偵察裏面有無人來，一面打電話)

袁 (打電話) 李公館嗎？……請李子三經理聽電話。……我是袁通。……是的，您是子三兄。……

……款子的事(偷看裏面一下)我看今天的局勢，不大好開口。(再看一看)……我不是這一個意思，我明天當然還要到別的地方調，祇要調到手，我馬上到公司裏來清結。……彼此已不是一天的交情，你子三兄總得幫幫小弟的忙。……(再看一下)請放心，我明天總竭力設法，現在這麼晚了，這兒又不成，你叫我怎麼辦呢？……好的，好的，我明兒一定弄好，對不起，對不起！(放下聽筒，笑馬上斂了起來，一聲長歎)

(袁通正預備向裏面去，司徒飛與阮超應嘻嘻哈哈地跑了出來。一看見袁，司徒馬上把他拖住)



司 博士老爺，你別跑，有好新聞。

袁 有什麼新聞？

司 這個新聞簡直是了不起，好，咱們來坐着談。（把博士一拖拖到左面小沙發上坐着，三人各據一沙發）

司 （坐在左面小沙發上）現在請咱們的詩人，音樂家，繪畫的阮超塵先生報告吧。

阮 （坐在靠後的小沙發上）老袁，今天那個姓盧的買辦來了，你知道嗎？

袁 知道。

阮 你知道他今天是來幹什麼的？

袁 那我可就不曉得了。

阮 （站起，一隻腳蹬在沙發上）你知不知道他近來和彭紫珠打得很火熱？

袁 那當然知道。你們的貴同學（指司），剛才還在這裏吃醋呢！

司 （以手煽嘴）欺——（長嘯一聲）

阮 （蹬到小茶几上了）老袁！我問你，你知道他今天又在鬧什麼把戲？

袁 那我怎麼知道呢？咱也不是小糊塗！

司 小阮，我看你還是痛快點說吧。你要不說，別說小糊塗，就是大糊塗，也沒有辦法。

阮 你何必這樣急？要照你的性子，彭紫珠不但已經做了你的太太，也替你養了孩子了。

司 （沒有辦法地打他一拳）湊你個熊！

阮 （讓開，向袁）老袁，你讀過這兩天的「詩人日報」嗎？

司 （不高興的轉坐過去，以兩手抱膝）又是三句不離本行！

阮 （望他一下，回向袁）您看到我在那上面發表的一首題做「雞」的詩嗎？

袁 （懷疑地）基——什麼基？

阮 就是那「雄雞一鳴天下曉」的「雞」，就是那菜館裏賣的「烤雞烤鴨」的雞。

袁 失敬的很，因為事情忙，還沒有拜讀呢？

阮 那麼就請你聽着吧。（做起讀詩的姿勢）

青年的母雞啊！

你別再開開吧，

你別再伏着呆想吧。

那美麗的雄鷄們，

已經是向着你，

（弔起他們的膀子來了！）

袁（鼓掌）好詩，好詩！（懷疑的問）但這和今天的新聞，又有什麼關係呢？倒要請問。

阮對了！（以手指地）這就是今天的新聞，我們的盧買辦，居然對我們的廠長太太，弔起膀子來了。（作弔膀子的姿勢）

袁（驚奇地）真的嗎？

阮誰還騙你？

袁（得意地）廠長的态度怎麼樣？

阮他沒有怎麼樣，廠長太太似乎很不高興！

袁當着廠長面這樣幹，這不是公然侮辱嗎？

司（插接）怎麼不是他媽地？要不是咱叔母不睬他，咱早就一拳頭擡上去了。我倒要看看這個奴才有什麼能耐，仗着什麼在這裏橫行。

阮（半自語地）仗着什麼還不是因為他是一個買辦！

司（也半自語地答）買辦！我看不如說是一「奴才」來得痛快！

袁（勸告地）你們真是青年人，其實這有什麼大不了呢？奴才也吧，買辦也好，在這個都會裏，最要緊的是有錢。祇要有錢，什麼事不能幹！

（蔽儀不快的裏面出來，司徒飛首先看見，忙碰碰阮趨塵，袁不知他們幹什麼，也回頭一看，三人不約而同一齊站起）

司（跑上去，恭立在旁）叔母，你怎麼先下了席？

蔣我感覺着太沉悶了，我的頭有點兒暈，打算到園裏去休息一回。（走）我真沒有想到，在這樣輝煌的所在，空氣的沉悶，簡直會窒息死人！（見到袁）啊！袁先生，你怎麼這樣晚纔來？你吃過了沒有？

袁（帶笑地）不但吃過，而且吃過好幾次了，哈哈。

（蔣坐到司徒飛的沙發上，司徒與阮同坐，袁亦坐下）

袁蔣小姐，你近來好嗎？

蔣 (微笑) 我很好,我彷彿在旅行着一個世界。

袁 (不大了解) 世界——什麼世界?

蔣 這個世界,是界於人和獸之間,是天堂與地獄的一個混合體。我彷彿意大利的詩人但丁一樣,在經歷着地獄,也在經歷着天堂。我看見許多人形的獸,我也看到許多獸形的人。我有如在做一個夢,但這個夢不是一個「幻想」,是一個「實體」。我現在正在這個「實體」的中間遊巡。

司 (不了解的) 叔母,你怎麼——

蔣 (笑) 我沒有怎麼。

司 你彷彿受到了刺激。

蔣 刺激,它是什麼時候都在圍繞着我。

阮 (若有所悟) 叔母,那個「實體」也有名字麼?  
蔣 有。

阮 那是什麼呢?

蔣 (望他一下) 都——會! (立起行) 我現在正在這個都會裏旅行，我發現了過去從浮面認

識它是一個錯誤。(大家莫名其妙的跟着她走) 都會，這不夜的城池，我發現了(立住) 它並不

像我們所想像的那樣美麗，那樣動人，那樣的叫人愛戀。(再走) 都會! 它包括了許多的罪惡，它蘊蓄了許多的不平。這裏只有人形的獸，這裏也只有人吃人。沒有錢的被那有錢的所吃，弱的爲那強的所吞。男人拚命的玩弄女子，女子也拚命的在玩弄着男人。(再轉) 都會，這就是我正在旅行着的都會，一個值得誇耀的不夜城!(似不勝壓迫的自己摩撫着頭部) 啊，我真被窒息的透不過氣來了。我要到園裏去休息一下。我們再見吧。

(與三人一一握手，走入園內。袁亦向右手門內走入。司徒飛看看叔母走入園內，纔跑將回來)

司 (驚奇的) 奇怪! 怎麼好好地發起神經病來了?

阮 (聽司徒話後，有所悟的微笑擺頭) 哎——! 「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，雖不能至，心嚮往之!」真沒有想到，在這塵世之中，竟有這樣的奇女子。可賀! 可賀!(一看桌上有殘酒，即取而飲之)

司 (愕然) 怎麼，小阮，你也發起病來了。

阮 我倒沒有什麼病，祇是你的叔母太可愛了。剛才你總該聽清楚了，她不但懂得文學，也

還懂得哲學。不但有深厚的中國學問，對於西洋學理也極有研究。她所說的但丁，就是西洋的一個大詩人。連我也祇曉得名字，而她，居然讀過了他的書，你看，這怎麼得了？（得意忘形的拍司徒飛的肩）老兄，今而後，憑小弟的精神，是不怕沒有所寄托了。

司（瞠目而視）怎麼，小阮，咱的叔母，你居然也要來寄托寄托。你這傢伙，怎麼這樣混蛋！（以手推阮）

阮（不服地）你罵誰混蛋，我不過「姑妄言之」罷了，你纔真是糊塗蟲呢！

司好！（咬牙，擄袖，捉住他）小阮，你既能「姑妄言之」，我也就能「姑妄打之」，揍你個熊！

（一拳正要打去，小阮掙脫而逃，二人在台上亂追。此時，謝蘭生，盧心源，袁通，彭紫珠四人自內出。二人不覺，追逐如故，大家作壁上觀）

謝（命令地）阿飛，你們倆又在幹什麼！

（司徒飛聞聲恭立，小阮也停步）

司沒有什麼，叔父。

謝老是這麼玩皮，將來怎麼得了。

司是。

(四人前進。司徒飛伸伸舌頭，對小阮使個眼風，兩人跑到花園裏去)

謝 (向大家) 咱們就在這裏談一回吧。

(四人抽煙的抽煙，坐下的坐下。盧心源如有所覺，隔窗對園內窺探)

謝 心源兄，請坐。

盧 不客氣。(勉強坐下，意猶不屬)

(阿桂自內捧茶出，分致各人，收剩杯去)

謝 心源兄，我想這一回，是非請你特別幫忙不可的。

盧 (抽煙) 彼此老朋友，有什麼幫忙不幫忙？只要做得到，小弟總是無有不盡力的。不過目前的時局，老兄是知道的，從都市到農村，差不多普遍的破產。北方的戰爭，又有一觸即發之勢。在這樣的情形之下，小弟在廠東面前，實在很難於說話。要在平時，那倒很容易辦。

袁 (轉宛地) 困難當然不能說是沒有。不過老兄在洋東面前，向來是一言九鼎的。蘭生兄既然陷在這樣困難的境地裏，老兄總不能不拉一把囉。



盧 博士老爺，您別過獎吧。小弟與蘭生兄，已經不是一天的交情，他的困難，也就是我的困難，那有不幫忙之理？無奈現在的銀根太緊了，各家都是紛紛的向裏收，要他放將出來，實在是一個難題。

謝 在別人當然是一個難題，在老兄這一方面，如果肯爲小弟盡點力，總還不致於無望的。至於條件，在這個時候，當然是不能說了，利息儘不妨高一點。小弟的目的，祇在求渡過這一個難關，把廠穩定起來。（以眼視彭）

彭 心源，這一回，蘭生兄實在太困難了。彼此都是老朋友，我看您還是特別爲他設一設法吧。  
盧 紫珠，你不要弄錯我的意思，我不是不肯幫忙，實在是近來的局勢太壞，很難開口。即使前途有點法想，或者答應拉動，那條件，恐怕也非蘭生兄受得了的。既是自己人，我也就不能不老實說。

謝 心源兄，我剛纔不已經說過嗎？我的目的，祇在求渡過這一回節關，把廠穩定起來再說。小弟的一生心血，全在這幾坐廠裏，萬一有個怎麼樣，那小弟也就完結了。彼此都是多年的交情，不妨老老實實的說。如果老兄肯幫忙，利息就是重點，條件就是苛點，大家也好商量。

老兄個人，那是更不用說的，小弟自然要格外感情。

盧 那倒不是這樣說，實在是太困難了。千壞萬壞，壞在這個不死不活的局面。蘭生兄，先在別的方面去想想，怎樣，博士的神通是廣大的，也應該幫幫忙呀！

袁 老兄，您別開我的心吧。慢說小弟沒有路頭，就是有，也不便替蘭生兄設法。

盧 那爲的什麼呢？

袁 因爲小弟交往的，大都是本國商人。蘭生兄廠裏的實在情形，是不能給他們知道的。要小弟去設法，不但拉不到款子，反而會壞蘭生兄的事。不比在這裏的幾個人，關係深切，也是什麼話都可以說的。

彭 (向盧) 我看還是您去想想法子吧。

盧 (一面看錶，一面搖頭) 我當然可以盡力去做，把握是實在一點都沒有。(錶放進去) 蘭生兄，這樣好不好。明天我到行裏去看看機會，能有法最好，要是沒有法，那只能請你原諒。我准在離開 Office 之前給你電話。

謝 那麼，就再感激也沒有了。

(盧起立，再取出錶來看)

彭 心源，今天晚上還打算到那兒去嗎？

盧 本來是打算到拍拉蒙——

彭 現在呢？——

(園內傳來薇儀的歌聲)

「日光之中大海明，

顏色如黃金。

朋友們嚶，假如我死時，

請沉我屍入海心。」

(大家凝神的聽完)

彭 現在您打算——

盧 (故意的看一看花園) 現在——，我覺着月色很好，倒想——

(彭似猜着他的心思，冷然一笑)

虞 (有點難爲情的) 你笑什麼!

彭 (抱住他的手臂) 沒有什麼咱陪你到花園裏去走走吧。

(兩人沒入園裏去)

袁 蘭生兄，剛纔唱歌的是誰?

謝 是內子，隨嘴瞎拉，不中聽得很。

袁 那裏話。老兄得着這樣的一個內眷，真是神仙眷屬。

謝 (如有難言之隱) 不過話也究竟難說。(取烟燃吸)

(門鈴響)

謝 (自語) 又是誰來了。

(阿桂自內上，去開門，王庶昌引吳景發上，王行至謝前)

王 廠長，吳老板來了。

(吳走近，謝起立與握手)

謝 咱們好兩年不見了。請坐。

(吳景發坐，王庶昌立爾生後)

謝 (回頭向王) 廠裏沒有什麼事嗎？

王 沒有什麼。

謝 (向吳) 剛才電話我已經接到了，現在時局不大好，款子調動得很困難。對尊處的眼，因為是多年的關係，我們一向是很客氣的。要不是很急，也就不會三番兩次的用電報催。還得請你體貼一點總公司的困難。

(吳正想開口，謝回頭哀)

謝 哦，我還沒有替你們介紹，這是我們的老朋友袁通先生 (吳起立招呼) 這是漢口交貿紗號的經理吳景發先生。

袁 (招呼) 久仰得很。

吳 謝廠長，我的苦衷，也希望你能諒解一點。並不是小號有意的不付款，或者是有什麼虧空。實在是市面太沒有辦法了。在平時，我們的紗雖說不特別暢銷，生意總還對付得過。自從私紗湧來以後，市價簡直是一落千丈，國紗幾乎沒有人過問。虧蝕得實在太厲害了。

謝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，你虧，咱們也虧。咱們有什麼法子能替你們負責任呢。在這個時候的苦處，大家都是一樣的，你也不必說了。

吳 謝廠長，我不是不負責任，實在是現款調動不過來。這不是一家，一行，是行行一樣。要有法子，我沒有不想的。過往十多年，小號就從來不會對廠裏有過什麼拖欠。這一回實在是沒有法子，所以我特地從漢口趕來商議。

謝 就現在的局勢看，是沒有什麼商議的餘地了。人逼着我們要賬，我們也祇有逼着你們要錢。人家也顧不了我們的過去，我們又有什麼法子顧到你們的過去呢？吳老板，你既然來了，那是再好不過的，就請你在這裏料理料理吧。要是上下有一點短少，我們總可以商量。

（吳顯得躊躇，彭一人不高興的從園裏回來）

袁 彭小姐，您怎麼一個人跑回來了？

彭 （不快地）我本來就是一個人。

謝 心源兄呢？

彭 （懶然地）大概總在花園裏吧。（坐）

謝 (立起身來向吳) 我看我們的話就談到這裏爲止吧。千句話一句說，這一回的賬總要費心。我還有別的事，我也不能和您多談了。

吳 這回實在是不得已——

謝 (冷然地) 不得已也沒有辦法，難道我就得已嗎？

吳 (便退便說) 謝廠長，我總盡我的力去做——

謝 您不必多說了，說了也是廢話，我現在能告訴你的，就是我要不把賬收回，我的廠就得關。無論盡力不盡力，都沒有什麼關係，賬總要請你付清，不要大家弄得不好看。

吳 (狠狠地) 明天我還可以和廠長見一見嗎？

謝 我看不必了，談來談去，還不是這幾句話。

(傷促不安的退下，王庶昌隨下，當王將出時)

謝 庶昌！

(庶昌一人退回，至謝身畔)

謝 我看這一筆賬，不用辣手是拿不回的。明天你叫營業課把賬交給朱律師，讓他一手去辦。

東西送過去以後，要朱律師打個電話給我。

王 是。(退下)

謝 紫珠您不是和心源一道去園裏的嗎？

彭 是嘍！

謝 那你怎麼又一個人跑回來呢？

彭 (昂然如打暗語) 心源要一個人去踏月，那我還跟着幹什麼？

謝 他居然有這樣的雅興。

彭 (飄刺地) 遇到了雅人，自然會有雅興了。(回顧袁) 咱們一道回去好不好。

袁 時候還早，再坐一會兒吧。彭小姐，您看蘭生兄托心源兄的事，有希望沒有？

彭 希望是會有的，不過這一計斧頭恐怕不輕。

謝 這我早就想到，要救廠也就沒有辦法。

彭 (會意的看袁但向謝說) 恐怕也還有你所想不到的事呢！

謝 (驚異地) 還有什麼我想不到的事呢？



彭 這個，我現在還不便說。

袁 (指彭) 您老是這麼一套!

(徽儀在幕後突然連叫三聲，似被追求救，衆驚愕)

謝 (向花園門) 是怎麼回事，是怎麼回事!

袁 (向彭) 叫的是誰?

彭 (如有預知，坦然吸煙) 大概是廠長的太太吧。

(接着司徒飛阮超塵一陣「打啊，打啊」的喊聲)

謝 (有怒意) 這些傢伙在園裏鬧些什麼! (按鈴喚人，坐下)

桂 (自園門上) 廠長，有什麼事?

謝 花園裏在鬧些什麼!

桂 (欲言又止) 沒有什麼!

謝 沒有什麼! 鬧得這樣厲害，還沒有什麼!

桂 (畏怯發憚的) 不是……不知道那兒來了一條洋瘋狗，咬住了太太。

謝 (突起) 咬傷了那裏沒有?

桂 沒有咬傷那裏。

謝 花園門爲什麼不關好。

桂 (畏縮地) 回廠長,它是從客廳裏去的。

謝 從客廳裏去的,我一直沒有離開,怎麼我沒有看見?(起立)

桂 廠長我想是不會不看見的,不過是沒有注意就是了!

謝 (自語地) 真是奇事!(坐下)

(再一回首,見心源狠狠的從裏面出來,髮亂,滿身灰塵,領結歪斜)

謝 (驚訝地) 怎麼,心源兄,您也被洋瘋狗咬了嗎?

(心源不語,就對鏡理衣)

謝 您傷了那裏沒有?

(依舊不語,撲撲身上的灰,拿着帽子,預備向外走)

謝 心源兄,瘋狗究竟咬到你沒有?

(不語，走到門口，阿桂急爲他開門，出去)

謝 (驚異的回頭) 咦——這是怎麼回事!

彭 我告訴你，這就是洋瘋狗!

謝 洋瘋狗?(思索)

袁 (搖頭，帶笑地) 老兄真是個好廠長!

(司徒飛和阮超塵把薇儀扶了出來，放到沙發上。薇儀神志甚清，惟稍感疲乏，司徒氣喘喘地找冷水喝。謝望望薇儀，然後問司徒飛、阿桂乘機下了場)

謝 阿飛!你們在花園裏幹什麼!

司 (怒意未消) 他媽的，這個人簡直是畜生!

謝 你說的是誰?

阮 就是那個姓盧的。

謝 (已完全懂得，跑到薇儀面前) 薇儀，你怎麼樣了?

蔣 (微笑) 我沒有怎麼樣，我的神志很清爽。

彭 薇姐，你受了驚嗎？

蔣 (笑) 沒有什麼！

袁 蔣小姐，有那裏痛嗎？我身邊有萬金油。(取油)

蔣 謝謝你，袁先生，我不需要。

彭 薇姐，他要一個人到園裏去，我已經知道他不懷好意了。我決沒有想到，他竟行起蠻來。

蔣 (坐起，微笑) 在今天的局勢之下，他是可以行蠻的。

袁 蔣小姐，您這話是什麼意思？

蔣 因為他有權處置我。

謝 他怎麼說？——

蔣 (站起說) 他很爽直，當他發現我在池塘邊的時候，他乾脆的告訴我：蔣小姐，我愛慕你，我需要你！

阮 你怎麼說呢？

蔣 (不情地) 我說：盧先生，遺憾得很，我並不愛慕你，我也不需要你，我情願一個人，在這兒伴

着天上的明月，森森的古木，寂寂的溪流。

彭 他就不高興了，是不是？

蔣 他並沒有不高興。他繼續向我說：蔣小姐，您的歌唱得太好了，簡直教我沉醉。您可以再唱一闕給我聽聽嗎？我說：對不起得很，我的歌是爲着自然，爲着人類，我不是爲着某一個人，我沒有唱給你聽的義務。

司 好極了！

蔣 (轉急) 於是他臉上變了色。他向前一步，想執着我。我趕快的繞着樹，跑到另一面去。他隔樹對着我說：蔣小姐，你不必這樣。我知道你願意，我也知道你有困難；你怕你的丈夫。你錯了。你要知道，你的丈夫的生死，現正抓在我的手裏，他不能有什麼話，也不敢有什麼話。

謝 (擺頭) 豈有此理！

蔣 (轉激昂) 我這時真是氣極了，我就走開去。(轉激) 他拚命的來追趕我，我拚命的避開，後來，我差不多被他抓住了。我叫了起來，我也就暈倒了。(頭暈)

(彭扶她坐到沙發上去)

袁 真沒有想到。

司 (緊接得意地) 要不是我聽到叔母在叫, 和小阮趕了過去, 叔母今天非吃他的虧不可!

阮 (快意地) 這傢伙, 今天被咱們打的也不輕!

(謝默然長歎)

蔣 (輕微地) 蘭生, 你有什麼不愉快麼?

謝 (看地板自語般的) 愉快倒沒有什麼不愉快, 不過給你們幾個這麼一來, 我的事可弄僵了。  
真是小不忍則亂大謀!

蔣 (冷笑) 哼! 我真沒有想到, 原來你是這樣的人!

——幕——

## 第二幕

時間：三天後的夜晚

地點：黃浦江邊的一角

人物：

阮超塵

小蘆三 斷了右臂的失業工人，曾受過高級小學的教育。因斷臂失工，卒至流為蘆三。  
年約三十四五。性格沉靜。

袁通

彭紫珠

盧心源

謝蘭生

吳景發

蔣薇儀

周慕陵 年約二十之青年。理智，富有政治思想。着學生裝，沉默寡言，言則極警人。爲蔣

薇儀之舊情人。

野 鷄 年約十五六歲。

巡 捕

佈景：

臨外灘花園水上飯店之一角。舞台背景爲浦東，燈火明滅，若隱若現，右深入約三尺，斜傾出約二尺，直向內伸約五六尺地位，爲水上飯店向外之排窗，窗內燈火齊明，自台下望去，此排窗成傾斜形式，直伸至江邊。窗之外橫面爲一石檯，可坐二人，後空隙恰成一三角形，內植一高樹，自左角傾斜至排窗，爲黃浦江岸，有鐵欄，欄外爲江與排窗平行，又一長石檯，台左，自台口至江邊遍植樹木，成半圓形，靠後樹叢中高露一路燈。樹外沿鐵欄，又是一石檯，或一排靠背椅，約可坐三人。

幕啓時，阮超塵手執詩稿冊子，一足踏路燈旁石檯上，以另一執鉛筆支頭，向黃浦江靜靜注視，有若石刻。遠遠有梵峨鈴聲，聲悠揚。無何聲止，超塵漸動，忽如有所得，在手冊上疾



書，然後離開石櫂，極姿式地讀所得詩，聲由低而漸高，迫於瘋狂。

阮

（一手執筆，一手握樽，便看便讀）

上海，這不夜的城池，

你是罪惡的淵藪，

你是黑暗的魔星。（一）

你借那外國的機器，

破壞了自然的美景；

你用那不盡的鋼鐵，

吸盡了我們國家的血！（二）

上海，我們自從有了你，

便不能再做美麗田園的夢；

上海，我們自從有了你，

同胞們總是相見以兵戎。（三）

上海，我不能不咒詛你，

咒詛你那陰開的天空；

上海，我一定要離開你，

那可愛的故鄉已在我眼前閃動。（四）

（再看一遍，自己得意地）

好詩好詩，真想不到烟理波士純突然一動，竟做成這樣美妙的詩

歌！（再吟）

上海，這不夜的城池，

你是罪惡的——

（正在拖長「的」字的音，却沒有想到臥在水上飯店舞台口旁邊的一個小廬，突然掀起他身上覆着的席坐了

起來，揉揉眼睛）

癢——！

（看他一眼，不理，再吟）

阮

你是罪惡的——

癡 喂！你在這裏發什麼神經病？

阮 （再看他一眼，重唸）

罪惡的淵藪！

癡 什麼「淵藪」不「淵藪」，人家要睡覺喇！

阮 （僵着腰，驚異的跑到他面前）喂！你是什麼傢伙！

癡 （跳了起來，以手指鼻）我是一個人！

阮 （懷疑地）人？你也是人！

癡 我為什麼不是人，難道祇許你是人嗎？

阮 喂，我問你，你知道我在這裏幹什麼？（以筆敲簿）

癡 發神經病！

阮 呸！你倒發神經病呢？我在做詩！

癡 （摸摸頭）做詩？你也會做詩！

阮 （驚訝，後退）咦！奇了！為什麼我不會做詩呢？

癩 你剛纔唸的就是詩嗎？

阮 怎麼不是詩？而且是一首極好的詩！

癩 (以手搥鼻) 不通，不通，不通！(跑轉，又坐下，預備睡)

阮 (呆立半晌，便說便走去) 我倒不服，我問你，(把詩送到他面前) 請你說，那裏不通！

癩 (把詩扔在一旁) 意思就不通！(縮下去睡)

阮 (把他拉起) 別睡，別睡，我倒要請教，那裏意思不通！(發現他只一隻臂) 怎麼！你——

癩 我怎樣？

阮 你祇有一條臂膀！

癩 對！我祇有一條臂！

阮 還有一條呢？

癩 在工廠裏做工，被機器軋斷了！

阮 被機器軋斷了！(自語) 機器真不是一個好東西！(再拿詩稿給他) 你看，我這首詩就是罵

機器。你想，要不是機器，老兄的右臂怎麼會斷呢？這不是機器的罪惡嗎？

瀟 這就是你的不通！（把詩稿遞還給他）

阮 （接過詩稿）我倒不服，請你說說看。

瀟 機器本身並不是一個壞東西，它可以使我們的東西產生得快，產生得多，產生得好。它可以減少人類的勞力，增加人類的幸福。它可以叫我們用很少的時間，走很長的路。譬如飛機，它本身是一點壞處也沒有的，可以載客，可以裝貨，可以送信，還可以播種，這是多麼好。壞的是人類不把它拿着正用，用來侵略，用來轟炸老百姓。但這是機器的罪惡嗎？一切的機器，都沒有罪惡，罪惡是在那不正當使用機器的人，用來製造世界的不安寧，用來剝削人類。這些罪惡確實是應該咒詛；但是，先生，你現在咒詛機器本身，你是錯了。

阮 （自語地）話很有道理，你再說。

瀟 我再說。我說你罵的上海。上海誠然如你所說，是一個製造罪惡的淵藪。但你就沒有想到，上海對於我們中國，在過去，現在，未來，將有多少好處。上海替我們輸進了西洋的文明，上海替我們創造了新的文化，上海撼醒了我們這古老的中國，上海引導了我們追隨世界的文明。上海，現在是正引着我們中國的政治，經濟，以至於社會，走向世界的最新階段。上

潮的這許多好處，先生是一點也沒有看到，因為發現了部分的人爲的罪惡，馬上就全般的加以咒詛。先生，我請問您，您這首詩究竟是通與不通？

阮

（狼狽地）話是很有道理，不過我還要問，老兄因斷臂而失了工，而祇得到黃浦江邊來過夜，我不客氣的說，甚至將來餓死溝壑，這是不是機器害了你呢？

蕭

對！這誠然是機器害了我。但這種危險，就不是機器，也並不是不會發生的。而且如果有了機器保險，也並不是不能避免。問題不在這裏，是在我們的社會，對於這些地方不加注意，對於遭遇不幸的工友，還沒有適當的可靠的保障。所以我的不幸，以至於許多工友的不幸，從外表上看，都好像是機器的責任，其實是不盡然的。

阮

那麼，照你這樣說來，我這個詩人，不是簡直做不成麼？

蕭

（冷然地）詩人當然是可以做，不過要成爲一個新的詩人，却還不夠。先生，您還得努力加強對於社會的認識，您還得學習。而且，我還有一些懷疑，就是先生今天晚上，果真是在這裏做詩麼？

阮

（不服地）你這話怎麼說，當然是做詩！

蕭 (冷然地) 不過我從您的神情看起來,似乎未必呢!

阮 (似被抓住隱情,微笑地) 那麼,依你怎麼說呢?

蕭 依我先生,依我說,您今天晚上有不能回去的苦衷。

阮 (拉過題旨) 我真有幸,我沒有想到,在溝壑之中,也有大哲。老兄,今天遇着你這個益師良友,真出我意料之外。老兄,我倒要請問,您倒底是什麼人?

蕭 您說說吧。

阮 我看您並不像一個鼈三,你讀過書嗎?

蕭 書是讀過,但書並沒有給我什麼。

阮 那麼,你的這些學問,是從那裏得來的呢?

蕭 都是軋斷臂以後,在工廠,在街頭學習到的。

阮 你真是一個街頭哲學家。

蕭 豈敢。(和婉地) 先生,您今晚倒底爲什麼在這裏做詩?

阮 你真要我說。

癩 我很想聽聽。

阮 既成了自己人，就說說也不妨。不過話說在先，千萬別要見笑。

癩 當然。

阮 不瞞你說，我住的亭子間房租到了期，我的二房東是一個白相人，嫂嫂很兇，不講理。他一定要我今天晚上繳。我的一個有錢的朋友，又到杭州賽球去了，連借都無從借去。因此不敢回去，想到這裏做一夜詩。

癩 原來先生做詩是爲的避債？

阮 要不是避債，誰還有什麼心思來這裏做詩？

癩 哈哈，哈哈！

阮 老兄，我問你，你現在的生活怎麼樣？

(汽車喇叭聲)

癩 您看，誰來了？

(癩急急地睡下，阮跑到對面路燈林內去，袁通與彭紫珠上)



袁 (向彭) 心源不知道來了沒有。

彭 我剛纔看江海關的鐘，已經很晚了，總該來了吧。

袁 (停住) 您看今天的事，我們究竟怎樣打算？

彭 事情總得替蘭生弄成功。

袁 那是當然。我說的是我們。

彭 你有什麼打算沒有？

袁 我現在頂緊急的，是一票債款，前途天天在逼。

彭 有多少數目？

袁 三千五百兩。

彭 (想) 弄成功我一定替你說這筆款子一定敲在他身上。

袁 你怎麼辦呢？

彭 那只有再說。

袁 心源那邊怎麼樣？

彭 油水很多，可是榨不出。

袁 那你又何必同他交結呢？

彭 借他的關係來敲嘍！

袁 那麼就這樣定奪好了，下次我再幫你的忙。

彭 大家是老朋友了，何必這樣客氣呢！

袁 (微笑) 並不是客氣——

(說到這裏，水上飯店的窗開了一扇，心源伸出頭來對袁彭說)

盧 還沒有呢？他剛纔有電話來，就要到的。

(兩人入水上飯店，窗門旋亦閉起。遠遠傳來斷續的教堂鐘聲。夾着尖銳的輪船槳聲。鐘三重復疊起，既趨塵再走出，欲與隱三接談，但見到江景美麗，又在椅上，朝了江坐下，接着就是一陣汽車喇叭聲，謝謝生匆匆上場，行至台中，吳景發趕了上來)

吳 謝廠長，咱們再談兩分鐘好不好？

謝 事情已經到了這個地步，還有什麼可談呢？

吳 謝廠長，你就是逼我交款，你也不能這樣做。你扣住我在上海起訴，我人不能到湖北，我有什麼法子活動錢呢？我要有意賴賬，我也不親自到上海來了。

謝 我也是不得已。

吳 謝廠長，我並沒有說你錯，不過你突然的把我交到法院，雖承朋友好意，把我保了出來，但他們不許我離開此地。這樣，賬怎麼得了呢！謝廠長，你這麼一來，我二三十年在商業上的信用，一下子就掃了地，叫我還有什麼臉回去？

謝 你能不能回去，不關我的事。我的話，在汽車裏，已經和你說盡了。別再纏着我吧，我還有事！

（謝亦入水上飯店吳跟至門前復又轉回，意興消沉的歎了口氣，懶懶地走向台內去，寫三伸頭看一看阮超塵，然

後喊他）

癡 詩人，您要做詩嗎？這纔是真的好詩料呢！

阮 （一面起身，一面感歎）人間地獄！這個世界真是非毀滅不可！

癡 毀滅？毀滅有什麼用，我們應該改造！

阮 改造？這個世界果真有改造好的希望嗎？

癩 榜樣俱在，爲什麼沒有法子改造？

阮 這樣，我的話不是又說錯了嗎？

癩 那有什麼關係，祇要往後改過來就是了。

（幕後突發的一陣噪聲，兩人竊耳靜聽，又是一陣嘈聲）

阮 發生了什麼事嗎？

（站起匆匆的走入幕內，袁通和虛心源自內上，似雞坐磋商模樣）

袁 那天晚上的事，我看您也不必再有什麼芥蒂。

盧 芥蒂總不能說沒有，不過我總把他謝蘭生當一個朋友看待，他要我替他幫忙，我還不是照樣設法嗎？

袁 不過你總得再讓步一點。照您剛纔給我的條件，實在還有商量的餘地。而且蘭生對於他夫人的無禮，當天晚上，就很厲害的說了他一頓。就是紫珠，她也在場，您不妨去問。

盧 這是他謝蘭生家內的事，我也不便過問。這一回我提出的條件就現在的局勢說，實在是  
很客氣的。他謝蘭生如不相信，不妨另外走條路看看。這一回的條件，我憑心說，與那一天

晚上的事，實在是毫無關係。

袁 不過這個條件一提出來，事情就怕要成僵局。

盧 成僵局也沒有辦法。老兄神通廣大，只有累你多費點力了。至於老兄和紫珠名下應得的  
佣錢，我總向敵東說，特別豐厚點就是了。

袁 （有轉環地）真不能相讓嗎？

盧 實在沒有法子，彼此多年老友，要有法子，小弟沒有不盡力的。也不是小弟的事，順水人情，  
我何樂不爲呢？

袁 這真是一個難題。（思索）好，讓我來試試吧。

盧 （拍他的肩）多費點唇舌吧。

（袁返身入內，及門，又爲盧喚住）

盧 袁通兄，那天晚上的仇，我一定要報一下，您能替我想想法嗎？

袁 （帶笑的）老兄的意思——（向他身上下看）

盧 （笑）我還是不放手。

袁 總有法想，上海的女人能貞節到那裏，只要有錢，總好辦。  
盧 包在您身上。

袁 小弟准負全責。（笑）

（二人同下，阮超塵搖頭歎氣的走了回來，坐到廬三旁邊的石凳上，默然不語）  
濟 詩人，那邊究竟在鬧什麼？

（默然，廬三站了起來）

瀉 （拍他一下）您怎麼不說話？

阮 （感歎的張開兩手，立了起來）一個不幸的靈魂，就此終結！

瀉 （茫然）什麼不幸的靈魂！

阮 就是剛才在這裏那個可憐相的人！

瀉 就是那個喊謝廠長，謝廠長的嗎？

阮 （點頭）是。人間真是一個罪惡，人間也真是一個魔難。

瀉 別感慨了。一個人投到黃浦江裏，就算是魔難，就算是罪惡，那麼請您走出亭子間，睜開眼

來看看世界，更可怕的罪惡，更可怕的魔難，還多得很呢？

（正轉身欲行，一年約十五六之野雞，跑上來拉他的衣服）

鷄（翻白）大少，阿要屋裏向去坐歇。

阮 咦！這又是怎麼回事？

（回顧三，三冷笑）

鷄（哀懇地）大少，倪夜飯快出來，到顧紗晨光，一俺生意阿沒。幫幫忙好哦。

阮（向後退，狠狠地）幫忙？我有什麼忙好幫？小妹妹，我和你一樣的是一個可憐蟲！

（三取出烟，冷然帶笑的抽）

鷄 大少，儂勿要客氣，倪阿是沒法想。沒客人轉去，今朝又要吃生活。大少，儂行行好吧！

阮（急得攤手兩頭走）這怎麼好，這怎麼好。

鷄 大少，儂幫幫忙吧。

阮（搖頭長歎，控着拳頭兩頭走）唉！真是活地獄！活地獄！

鷄 大少，倪勿要儂過夜，儂去坐一歇就去好哦，好大少，儂一定要幫幫忙！

阮 (急得將手亂抖) 唉! 你這個忙叫我怎麼幫。真是罪惡!

雞 (畏怯地) 大少——

阮 (思索, 斷然地) 好吧。(從腰裏掏出四角錢放在手心裏) 我的財產全在此地, 大洋四毛。我們倆對

分, 你拿兩毛去。(給兩毛錢與野雞)

雞 (不受) 大少——(兩眼望着他)

阮 (無可奈何地) 好, 你拿三毛。(再給她一毛)

(野雞不肯接。畏縮地想要說話。一個巡捕抓了棍子走來, 出其不意的打野雞)

雞 (望了巡捕一眼, 再望阮一下, 搶去他手中最後一毛錢跑開, 便走便說) 謝謝儂, 謝謝儂!

阮 (趕上一步) 喂! 你把我四毛錢一齊拿去, 我怎麼辦?(無可奈何地回頭) 真是豈有此理!

阮 (帶笑地) 做詩。

(馮三伸出頭來, 懶懶地起身, 夾着上下兩片肱走開)

阮 您到那兒去。

馮 搬場! (下)



(巡捕跟着下去)

阮 (自語地) 可以說話的朋友又去了，真是寂寞死人。(走向鐵欄，低聲地) 如此星辰非昨夜，爲誰風露立中宵。蔣薇儀啊，蔣薇儀啊！你也知道在茫茫人海之中，我是對你有無限的敬慕麼？(頹然的走向燈側路上去)

(謝蘭生、袁通與彭紫珠三人自內出)

袁 我想這件事也祇好這樣解決了。

謝 我總覺得條件太苛了點。

彭 苛當然是苛一點，但在這個時候，你有什麼辦法呢？

謝 完全是殺人的條件。

袁 這一班人做事，向來是拚命殺人的。其實借款認息，已經是天公地道，何必再有什麼附帶條件呢？

彭 附件也確實太多了。

謝 你看多厲害。利息比平時加上一倍不說。以廠裏的機器作抵押也不說。隨時派會計師來

查賬也不說。爲什麼原料一定要買他們國裏的，他們所沒有的也要經他們手去買呢？我看還有作最後考慮的必要。

彭 我看不必了。事實已經到了這個地步，考慮也考慮不出別的方法來。暫且搶過這個難關再說吧。

袁 無論他條件怎麼苛，祇要生意好轉，還了他的錢，我想總沒有什麼問題的。蘭生兄，我看您別再考慮了，萬一拖延時日，發生變故，事情就兩難轉圜了。

謝 讓我今天晚上再想一想吧。

（三人同下，阮超塵伸頭張望，旋聞汽車喇叭聲。盧心源自內，蔣薇儀着高領大衣自外，同時上場。盧有得意神情，匆匆走，蔣似避人，以高領遮面。兩人行至交叉處，薇儀走過，心源微笑，立定，回頭看。）

盧 （調笑地）喂！您到那兒去？

（蔣內折向江邊，不理）

盧 一道去玩玩好嗎？

（蔣仍不理，盧笑一笑下場）

蔣 (四面尋人，似未來，倚欄而待)

周 (自外上，學生裝，手執夾大衣，出場四面看，見薇儀) 薇儀!

蔣 (喜極地跑了過來) 啊，慕陵! (執着他的手放在頰上)

周 您來了很久了嗎?

蔣 我剛到。我的信是什麼時候收到的。

周 今天早晨。

蔣 (微笑仰視) 出乎意外吧。(倚柵)

周 當然有點出乎意外，不過也在我的意料之中。

蔣 你這話怎麼說?

周 因為我早感覺到那個社會，是不適合於你的。雖然您由於一時的衝動離我而去，我什麼時候都感到你會回來。什麼時候，也都感覺着您在我的身邊。

蔣 真的嗎?

周 誰還騙你。

蔣 (含笑地) 那麼你感覺到苦悶沒有?

周 (帶笑的答) 先幾天倒很感到焦燥, 往後也沒有什麼。因為工作太多了, 一天累到晚, 想不到這上面來。

蔣 (失望地) 您簡直不想到我嗎?

周 怎麼想不到, 想不到也不會什麼時候, 你在我的身邊了。(轉笑地) 薇薇, 我倒要問問你, 這一回突然找到這裏相見, 是什麼意思?

蔣 您說?

周 您的心思, 我怎麼會說?

蔣 猜猜看。

周 連猜都猜不着。

蔣 我太疲倦了, 我想念你。

周 只有這一點嗎?

蔣 我對那個社會, 已經感到厭倦。

周 我們的世界又在您的心裏復活了，是不是？

蔣 （站起來扶欄）對了。我現在很後悔，我當初太幼稚，竟去做那樣的犧牲，不過我在那時候我總以為那是一個並不怎樣壞的社會，萬沒有想到，當我一步一步走進去的時候，竟發現了那骯髒真是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。（走過去椅前）一切的罪惡，卑鄙，無恥，在那裏是整天的發生着，而且不以為是罪惡，是卑鄙。

周 （有意地）怎麼，你一下子便這樣的深惡痛絕！

蔣 您別趣笑我好不好？（走向電桿）

周 現在您已經有了深切的認識是不是？

蔣 （回頭）是，我現在已經厭棄了那個世界，我想——

周 您想怎樣？

蔣 （羞澀地）我想回到原先的生活。

周 （歡快的）那沒有問題。

蔣 （高興）真的沒有問題麼？

周 怎麼不真？

蔣 (歡喜的出淚) 那我真是太高興了。(拉兩手)

周 再有什麼感想沒有？

蔣 (親切地) 感想？我覺得都會生活，彷彿是一杯牛奶，一眼看去，是多麼清潔，多麼單純。可是當你用顯微鏡一照，你就會看見裏面充滿了毒菌，你連看也就不要看了。在這樣的環境裏面，我就想到當我們在一起的時候，那種生活是多麼的可愛。我們有爲人類謀解放的前途。我們的物質生活雖然苦，可是我們的心境是光明的，精神是愉快的。想到這裏，我恨不得立刻離開那裏。我的犧牲是有意義的。慕陵！

周 薇儀，您不要這樣太動感情。您可以回來，大家也一定歡迎您回來，可是……

蔣 (走右去) 啊！慕陵，我不會的，我已經過夠了那種生活，我的良心逼着我回來，不過我現在還感到一點缺陷，就是我雖然看清了一切，我感到我的力量有些不夠。(慢走近他) 我希望你能給我一點勇氣，把我從泥沼裏拉出來。(拉住他，差不多倒到他的懷裏去)

周 (撫摩着他的頭髮) 薇儀，您不要這樣動感情，事情的解決，完全倚賴感情是沒有用的。

蘆 (夾着上下兩片席再登場) 今兒晚上不知道倒了什麼霉，一連搬了三處場都住不下，還是回到這裏來。(仍然跑到老地方躺下)

周 (看二看蘆三) 薇儀，我們到那面去走一走吧。

(兩人向路燈那邊走去。阮趨塵本藏在那裏，此時被逼得從樹叢裏鑽了出來，看見了蘆三)

阮 (得意地) 怎麼，您又來了。

蘆 (笑) 我又來了，您一直沒有去嗎？

阮 到那兒去？回家，白相嫂嫂的一關闖不過。住小客棧，四毛大洋又光打光。如其在街頭跑馬，倒不如留在這裏賞月。

蘆 您總不能就此不回去。

阮 回去當然要回去，候我明天想到法子。您剛才去了，怎麼又跑了回來？

蘆 這就是咱們的游擊戰爭。

阮 什麼意思？

蘆 叫做他來我去，他去我來，巡捕老爺既然去了，咱爲什麼不來？我問您，剛纔那幾個狗男女，

究竟在這裏幹什麼？

阮 這幾個傢伙，我都認得。一個是紗廠的經理，一個是洋行的買辦，一個是交際花，一個是交際博士。他們幹的什麼，您是老上海，還不知道嗎？不過是爲那幾個臭銅錢而已。

瘍 我看他們彼此在鈎心鬥角，真覺得可笑。

阮 要不是有這些鈎心鬥角的鳥事，您想這一天二十四小時的時關，他們如何渡得過。

瘍 (感歎的) 在上海這個社會裏，真是叫做人吃人！

阮 豈但人吃人，有時候還自己吃自己。

瘍 我想他們也快到末日盡頭了。

阮 你今天還打算睡嗎？

瘍 不睡幹什麼？

阮 我想和你作盡夜之談呢？

瘍 有什麼可談？

阮 今天一晚，放進我腦袋裏的疑問號太多，好像是一大堆秤鈎子，把我腦筋裏的每一個角



都鈎了起來。我想使這些鈎子放下去。

蔣 您有許多問題是不是？

阮 對了。我覺得有許多問題，而這些問題又都是今兒晚上突然來的。我想你一定替我解決，我想一個一個提出來和你談談。

蔣 您說吧？

阮 第一，爲什麼這些傢伙總歡喜鬼鬼祟祟的做事？

蔣 (冷然地) 本來上海就是個鬼世界。

阮 第二，女人在上海社會裏，究竟是個什麼東西？

蔣 擺設，玩具，機器，釣魚的香餌，市場裏的貨物。

阮 第三，在上海的一些中國人，究竟是有國籍還是沒有國籍？

蔣 也有的有國籍，也有的沒有國籍，但沒有國籍的，一定有部籍。

阮 什麼部？

蔣 財政部。你所見到的一些人，是都祇有部籍，沒有國籍的。

阮 那可不盡然。

(盧心源引彭紫珠上)

盧 (指欄邊告彭) 剛才我看見她在這裏。

(寫三馬上睡下，阮超塵藏到他後面樹裏去)

彭 您別看錯了人啦!

盧 我一點也沒有看錯。當時我還不大相信是蔣薇儀，祇當是普通女人，開了兩句玩笑，也就走開了。上了車子以後，却越想越像，所以我趕快去找你。

彭 真沒有看錯嗎?

盧 沒有。我是和她迎面走過的，我看得明明白白是她，不過我當時不敢相信。剛纔叫您打電話去問，不是證實了她是一個人出來，而且還沒有回去嗎?

彭 這裏沒有人喇!

盧 我想是已經走了。

彭 那麼何苦冤枉跑一趟呢!

盧 我想也許還在這附近，去找一找好不好？

彭 算了吧，我看您這個空頭心思也不必想了。

盧 爲什麼不必想，有仇焉有不報之理。

彭 那麼現在怎麼辦呢？

盧 我請你喝杯咖啡，然後送你回去。

彭 蘭生那邊的事是不致有問題了。

盧 我早知道，他這個釣是非上不可的。

彭 這樣苛的條件，就他將來怎麼辦。

盧 很簡單。最後把他的廠拿過來。要不是爲着這個目的，誰還肯把錢借把他好。（擄着他）我們進去喝咖啡罷。

（盧彭兩人繼緩入內）

阮 （吐一口氣）哦！還沒有完！

蔣 （也突然的坐起）什麼東西還沒有完。

阮 你看這些傢伙又來了。

蔣 讓他們來好了，關咱們什麼事？

阮 於我可有關係。

蔣 什麼關係。

阮 他們越來得多，咱的頭腦子就越糊塗！

蔣 因為你的頭腦不能冷靜。

阮 怎樣？

蔣 如果冷靜了，那就不會再糊塗。

阮 不過和你談了許多以後，也有相當冷靜了。

蔣 冷得還不夠。

阮 難道我的頭非放進水箱不可嗎？

蔣 總會有這樣的一個時候。

阮 我還想問你。

蕩 問什麼？

阮 支持着這上海社會的，究竟有些什麼因子。

蕩 (冷眼的看他一下) 一面是正義與鬥爭，一面是性慾與掠奪。

阮 我現在是屬於那一面呢？

蕩 徘徊於二者之間，馳驅於歧途道上，可進地獄，可升天堂，一任居士自擇。(笑)

阮 (失驚的) 那麼我不是危險得很麼？

蕩 盲人騎瞎馬，夜半臨深池，糊塗蟲生死妄知，不能清醒，也未始不算厚福。

阮 (奇怪) 怎麼，老兄，您還學過佛。

蕩 卽心卽佛，卽佛卽心，心卽是佛，佛卽是心，我佛慈悲，原爲救世，能澈底救世者卽是佛，何必

西天如來？老兄，隻手撐天地，你不要自暴自棄，應該成一個曠世的英雄！

阮 (一揖到底) 拜服拜服。領教領教，老兄的學問，真教小弟莫測高深，以後祇有以師禮相待了。

蕩 (在台內唱)

你美腰的漁家女，

請將小船向岸邊開；

你來坐在我身旁，

讓我們手挽手兒相撫愛。

（唱至此處曾周出台，繼續唱下節）

我心兒和海洋一樣，

有潮，有汐，有波痕，

在那水底深深處，

還放着多少奇珍。

（唱的過程之中，台上二人靜聽，唱完後即速藏起。薇儀唱完後，向嘉陵一笑）

周 （快意地）薇儀，很久不聽到你這樣美麗的歌聲了。

蔣 我也沒有想到，還有這樣的一天。

周 這並不是一個夢。

蔣 是的，慕陵，這是一個真實，往後的永遠的真實。

周 你願意和歌裏的漁家女兒一樣嗎？

蔣 慕陵，我是這樣想，我想在你的心的海洋裏，不斷地，探索着一切的珍奇。

周 那麼，我是有福了。

蔣 也是我的幸運。（看錶）慕陵，我想回去了。

周 要我送嗎？

蔣 不，你替我去找一部車子吧。

周 我們一道走過去好不好？

蔣 不，慕陵，我的心不平靜的很，我想在這裏休息一下，你看，月色真是太可愛了。

周 好，我去替你喊車。（很興奮的下）

蔣 （繼續唱）

又把你縹渺的清輝，

靜瀉遍林叢溪澗。

把我的魂靈兒，

終久可溶解完全……（倚欄）

（盧心源當她唱到第二句，即出，立在她的身旁不語。待她唱完一節）

盧（一鞠躬）蔣小姐，您真有雅興。

（突然地如被襲擊）

盧蔣小姐，您一個人在這兒，不覺着夜露風寒（這四字緩慢地以諷刺的口音出之）嗎？

（蔣不快，但仍不語）

盧蔣小姐，真沒有想到，在這夜漏鐘殘的時候，我們還能在這兒相見。

（蔣凝一凝神，急走下台，盧超在她前面，攔住她）

盧您何必這樣不愉快呢？過往的事也不必記着它了！

蔣（挺然地）你擋住我什麼意思？

盧（變色）對尊貴的夫人敢有什麼意思，不過剛才看見您和一個男人情話，覺着和那天晚上的夫人有點不相類，特地前來請教請教！



(蔣氣極，仍說不出話來，扳過他的身子要走。阮超塵氣極，正躍躍欲試，彭紫珠自門內出來，便走便叫)

彭 薇儀姐！

蔣 (回頭見彭) 啊，紫珠！

彭 (走向前) 這麼夜深，您還沒有回去嗎？

蔣 正打算回去。

彭 (向蔣) 心源，您又在這兒和謝夫人麻煩什麼？(向蔣) 薇儀姐，咱們一道去跳舞好嗎？

蔣 我不去。

彭 又何必呢？

盧 您別麻煩吧，謝夫人另有舞伴。

彭 舞伴？誰？

盧 那還用說吧！

彭 (氣極的) 您說這話是什麼意思。

盧 沒有什麼意思，夫人今天的尊嚴抓破了！

(蔣憤憤不語)

盧 所謂高貴，所謂尊嚴，原來如此。

彭 心源，您幹什麼？

盧 我倒要請教請教我們的蘭生老兄去。

蔣 (憤然地) 我不怕！(進一步)

(盧冷然一笑)

彭 薇儀姐，心源，我看大家都不必了。彼此都是好朋友，又何必呢？就是那天晚上，薇儀姐動了一點感情，過了身還不就算了嗎？多大的事，又何必鬧到蘭生那裏去呢？我來做個和事老吧，今兒晚上，我替你們兩個拉攏拉攏——(輕挑的一手抓住一人)

蔣 (顫抖而又憤然) 紫珠，您不必這樣。我告訴您，我蔣薇儀決不是那樣的人！我不怕，姓盧的，您去告訴蘭生好了！(一想而去)

盧 (將她一把拉轉) 慢慢地走！

蔣 (恨極) 您要怎樣！

盧 蔣薇儀，我要叫你認識，我盧心源的厲害！

阮 (氣極跳了出來) 媽的！我倒要看看你是怎樣厲害！

(跑去推盧心源，大家驚愕。盧不讓，兩人打了起來，在地下亂滾。最後阮被壓在下面，盧拳擊他。薇儀想把心源拉過，拖不動。正緊張處，慕陵回來，莫名其妙，把心源扳開，盧站起，阮纏起)

阮 (擄拳) 半夜裏欺侮人家婦女，非打你不可！(又是迎面一拳)

周 (再拉開) 是什麼事？

彭 沒有什麼！

阮 (喘着氣) 我看做詩，沒有想到竟看到這樣一場戲！

——幕——



### 第三幕

時間：下午六時至夜十二時。

地點：上海大飯店的一室。

人物：

司徒飛

阮超塵

花玉英 嚮導女

茶房

謝蘭生

袁通

彭紫珠

蔣薇儀

盧心源

王庶昌

佈景：

上海大飯店房間之一，係套房，一客間，一臥室，並有浴室。舞台上爲客間。左門爲外入口。右一門爲浴室門。後有一門，直入臥室。右後角貼牆有一短櫥，上置酒茶用具。浴室門前左一單人沙發。右中部有一方桌，四面有椅，皆貼櫥放置。左門朝裏，斜置兩小沙發，中隔一几。迎台面，距後景約二三尺地位，有一大沙發。牆上有電話機，壁燈種種飾品，殊簡美。

幕啓時，司徒飛仰臥在大沙發上，接兩手托頭臥。阮超塵手裏正翻着一部大詩集，足打着地板，聽幕後的唱。洗澡間有放水聲。司徒飛跟着幕後的歌聲喊着。外面間有婦女調笑的笑聲。幕啓，京戲聲卽曲曲傳來，是誰在唱着「打漁殺家」

昨夜晚吃醉酒和衣而臥，報曉雞驚醒了夢裏南柯。二賢弟在河下相勸於我，他勸我把打漁事一概丟却。我本當不打魚家中閑坐，怎奈我家貧窮無計奈何。清晨起開柴扉鳥鳴叫過，飛過來，叫過去（轉二六）却是爲何。將身兒來至在草堂內坐，桂英兒捧茶來爲

父解渴。

(當幕後唱到二六時，司徒飛慢慢坐起，合唱並做將起來，直至唱完)

司 (不耐煩地) 啊，悶得很，悶得很！

(阮超塵望他一眼，依舊去看他的詩集。雖然歌聲已斷，他也還是用腳打着地板。司徒飛跑過去喝了一杯茶，從浴室的鑰匙縫裏向內張了一張。然後跑到外入門的旁邊，按了按喊人的鈴。正回到沙發，門開，一茶房進來，笑嘻嘻地，當他手裏選擇着門柄的時候)

司 叫你喊的嚮導怎麼老不來？

茶 (笑) 剛剛到，是在這邊房裏坐，還是另外開房間。

阮 (抬起頭來) 另外開一個吧。

司 不，就在這裏好了。叔父剛進去洗，(作洗澡的姿勢) 就是曉得，也沒有什麼要緊，他不大管的。

茶 (以手指下指) 那麼就叫她進來了。

司 (將手一揚) O.K.

(茶房下，司徒飛微笑，門旋開，一嚮導進來。茶房把頭伸了進來，然後又縮了出去。門帶了起來)

花 (陌生地) 司徒先生是那一位?

司 (指自己) 是我。(伸手) 請坐。

(花在沙發上坐下)

司 你尊姓?

花 我姓花。(開皮夾拿着一張片子給他)

(阮超塵感到麻煩，對花玉英看了一下，毫無印象似地，站了起來，跑到浴室外單人沙發上去坐着)

司 (讀名片) 「妹妹嚮導社第一號花玉英。」哦，原來你是那麼溫，很好很好。(跑過去拿了一根烟送到她的面前) 請抽烟!

花 (站一站身) 謝謝。(自己燃過烟)

(司徒飛對阮超塵一望，阮用嘴向他一揚，表示要她走的意思。司徒躊躇了一下，然後吞吞吐吐地說，一面從身邊皮夾內拿着一張票子，捏在手裏)

司 (不自然的) 對不起得很，我們還有點事，就要出去，下次再找你吧。(把票子放在她面前)

花 (有點狼狽地) 沒有關係。(拿起票子) 謝謝!(把票子放進皮夾裏轉動身) 再會。(看一看阮在低頭驗



許，倒一直出去）

（司徒飛剛跟在後面關上門，轉過身，剛繞的茶房又跑了進來，笑嘻嘻地）

茶（笑）怎麼不要！

司 這樣討厭的傢伙，您弄來幹什麼。

茶 還不錯喲！

司 算了吧。

（茶房帶笑的退走，剛要出門）

司 喂！（候他轉過來）你說，倒底有好的沒有？

茶（思索）你到底要怎樣好的？

司 你把那好到不能再好的賊來好不好？

茶（仰頭）讓我來想想噢。（思索）有是有一個，那真是太好了，就怕她不肯來。

司 怎樣太好？

茶 叫我也說不出那個明堂來，好就是了。

司 爲什麼不肯來？

茶 這是人家的一個太太，丈夫吃鴉片，同我們說過幾次，他的太太不肯。要是這個女人來了，我包你大少一百二十分個滿意。據說她也是場面上很有名的人。

司 你又在吹牛了。

茶 (笑) 我吹牛就不算事。

司 去想想法子好不好？

茶 不過就是來，價錢恐怕太大。

司 要多少？

茶 我想沒有五十番是打不下的。

司 只要好，我總不惜價，先喊來打打樣好不好。

茶 (想) 好，我去想想看。(轉身走)

司 喂，還有一件事我要告訴你，以後叫姑娘，你再也不能把我們的真姓名說出了。我們倒不要避，連累了我的叔父可不是玩的。

茶 那麼說什麼呢？

司 (一面揪着他走) 張王李趙，烏龜王八，聽你去想。

(茶房一路笑了出去。司徒飛到阮超塵身邊，打他一下，把他打得一驚，抬起了頭)

司 小阮，你今天怎麼回事，好像有心思似的。

阮 (拿起書走) 心思倒沒有什麼心思，不過我對於人生又加了許多懷疑，也有許多新的發現。(拉開椅，坐在方桌旁)

司 你又是什麼人，生人死的，老是這麼一套，咱們還是來撩撩天吧。(也拉一張椅子坐下) 小阮，我問你(看看浴室，拉一拉阮) 我們到這邊來談吧。

(兩人回到左角，仍各坐各原坐的沙發)

阮 彭紫珠不是你的愛人嗎？

司 別開玩笑吧。誰是他的愛人。他現在愛上盧心源了，你不知道嗎？咱在她身上花了千把塊錢，真是冤枉！

阮 冤枉祇有你司徒飛做，錢給人用了，還給人看不起。

司 所以呀！(如想得什麼) 小阮，你知道我叫茶房找頂漂亮的女人是什麼意思。

阮 當然是玩玩囉。

司 不，決不是玩玩。我要找一個比彭紫珠漂亮，去氣氣他，告訴她我司徒飛除了她也可以找到漂亮的女人。

阮 (以手搥嘴) 無聊得很!

司 (不服地) 我無聊，你又多有聊。

阮 (看他的書) 別說吧。

(浴室門開，關生着浴衣出來)

阮 (起立) 老伯!

謝 (微笑點頭) 你剛來。

阮 來了有一會兒了。

謝 (取壁間電話) 接三五六〇六。(稍停) 你是袁公館嗎?……請袁先生聽電話……不在家。……到那兒去了。……是的，我是謝蘭生……啊，他已經來了，好的，好的。

(掛下聽筒，正預備進房，司徒飛和他咬了個耳朵，告訴他，阮不知道，他點點頭，然後走了進去。)

司 小阮，有咱在這裏，你憂鬱什麼？還怕沒有錢用嗎。

阮 不是這個，阿飛，我這幾天不斷的受着刺激，我的思想有些變了。

司 變？你怎麼變？

阮 我覺着過去的光陰，犧牲得太無意思了。

司 有的玩，有的吃，有的用，你還要怎樣有意思？

阮 不是這樣說。

司 （得意的向阮） 小阮，盧心源這傢伙既然這樣混賬，咱們倆再找個機會湊他一頓好不好？

阮 （興奮地） 當然好。對於這種傢伙，除了拳頭，是沒有什麼可說的！（又低頭看書）

司 （不服氣） 你這個傢伙，今天究竟是怎麼回事？

阮 怎麼嗎？

司 （不高興地） 老是在看書。

（門外有人敲了三下門）

司 Come in!

(袁通夾了皮包走進來)

司 (快意地) 哦，原來是博士老爺！

袁 令叔來了嗎？(拖椅坐)

司 剛纔還打了電話到你公館裏去呢。

袁 現在呢？

司 剛洗澡，在臥房裏穿衣服，我去請。(自臥室門下)

袁 (看一看阮) 超塵！

阮 (如出不意地) 哦，袁先生，袁先生。

袁 怎麼今天客氣起來了？

阮 沒有什麼。

袁 超塵，前天晚上是怎麼回事？

阮 前天晚上——

袁 是不是謝太太會情人，你打了盧心源？

阮 (故作奇詭) 這是什麼話?

袁 你不知道嗎?

阮 (有意地) 我不知道!

謝 (一面開門出來) 我等了你很久了。

袁 (起身) 真是對不起,爲一點小事就攔了。

謝 心源看見嗎?

袁 有兩天沒有看見他了。

謝 這件事我看還有問題。

袁 (奇詭地) 怎嗎,前天不是完全說好了嗎?

謝 其實,照前天的條件,已經是很難接受了,那裏知道昨天心源給我電話,說他們東家,一定要再加上個附件。

袁 什麼附件?

謝 要由他們加派三個技師,由我們付薪。

袁 怎麼說得好好地又變了掛呢？

謝 簡直像是有意爲難。

袁 我看那也不見得。心源的爲人，我很知道，到也相當爽直。現在你的意思怎樣。

謝 我們老朋友，不瞞你說，接受也沒有辦法，不接受也沒有辦法。

袁 究竟怎樣呢？月底快到了，馬上不能沒有個解決。

謝 所以我特地找你來，請你再去商議一次，最好今天能解決。

袁 你的意思怎樣呢？

謝 完全依照前天晚上我們所談的條件。

袁 昨天的附件取消。

謝 對的，費你心就去跑一趟好不好。

袁 (拿皮包起立) 我就去找他，(看錶) 不過現在 Office hour 已經過了，不知道可找得到他。

謝 我想他這個時候一定在會樂里晴雲家，您可以走那裏去看看。

袁 好的。(轉身走)



(當袁通開門出去的時候，值王庶昌進來，手裏拿了一個大信封，當他看見袁通，招呼了一聲「袁先生」，看他走出去，再回身關起門，向陶生走來)

謝 運到湖南的一輪紗，電報到了沒有？

王 還沒有。

謝 趕快催一個電去，一到叫那邊儘月底匯三萬塊錢來。

王 等會兒回廠我就去發。

謝 吳景發的事怎樣了？

王 靈樞已經送到湖北同鄉會裏去了，他家裏的電報，昨天已經發了出去。

謝 (不快點) 錢沒有逼到，反而損失一大堆。做生意一點眼光也沒有。看到不能放的時候，就不應該放。

王 不是，因為他過去的信用很好。

謝 過去的信用很好有什麼用，也要看看現在是什麼時候。你自己可以想想，你經手的賬，有多少收不回來。一包包的紗，難道不要本錢嗎？

王 是。

謝 現在可有什麼事？

王 今天下午三點鐘，黃韜律師事務所又送來這封信，（遞過去）替昌發公司催催那五萬塊錢。還打了一個電話來，說月底送不到，他們一號就起訴。

謝 （看文，咬齒搖頭）你去，你去吧！

王 （卑怯地）是。（退出）

謝 （把信順手放進袋內）這真是一個難關！（又順手代出一封信看）

（司徒一看是盧心源說他叔母的信，忙打手勢叫阮超塵看，阮看了一下）

謝 （再放進袋內，轉身入內）家事廠事，一下子堆了來，真不知如何是好！（下）

司 小阮，剛纔咱叔父看的那封信，就是盧心源說你打他的那封信。

（剛說到這裏，蘭生重復出來，拿起聽筒）

謝 接七一二六……謝公館，叫太太接話……我是蘭生……我現在在上海大飯店七一二六號，你來一來好不好？……我不出去。（掛上，重復進去）

司 咱叔父今天的心思似乎很壞。

阮 當然囉。你剛纔沒有聽他說嗎，家事廠事，一下子拚湊了來。

司 不過家事——

阮 家事當然沒有什麼問題，那完全是盧心源造謠。

（門被敲了三下，茶房進來）

茶 好容易把她講來了。她問得很詳細，幸而我一開口就說是外路客人。本地客人她不肯做，她怕遇着熟人。要不要喊進來看看？

司 （對房內看看，然後向阮）小阮，要不要開個房間。

阮 我想開一個也好，今天叔父的心情不大好。

司 不。（輕輕地進去又出來）叔父睡了。我們先打個樣看，要是好的，再開房間，怎麼樣？

阮 這也是辦法。

司 好，你請她進來。

（茶房出去，臨行時開了房裏的燈）

司 (理一理領結) 小阮，這一回你來，我藏在門後頭。

阮 (拿起書再走向浴室小沙發) 我不管!

司 (已站到門後) 這一回非你管不可!

(門再被敲三下，彭紫珠打扮得很嬌豔的進來，茶房替他開門後推出。彭先沒有看見室內的人。阮深深地低着頭看書。她轉身看見還不以爲意，但當司徒飛先看見她的時候)

司 (大驚) 哎呀! (呆住)

阮 (突然抬起頭) 怎麼! (一看，也呆住了)

彭 (好像遇着極恐怖的事) 咳……! (以手蒙面轉身過去)

蔣 (已經進入門內握住門柄) 你們在這裏幹什麼!

(彭撲到沙發上痛哭起來)

司 (恢復常態，復仇的心生長起來，自語) 哼! 高貴的女人! 看不起人的女人! 眼睛長在頭頂上的女人! 高高在上可望不可即的女人! 大交際花，大家閨秀! 我以為是怎樣了不起! 原來是這麼一個東西! (酸眼看彭，彭哭得更厲害)

蔣 (扶她) 紫珠，你什麼事？(紫珠不理，以肘推他)

司 平時裝模作樣，現在也有現形的時候！

蔣 (跑到小阮處) 超塵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

(阮超塵向耳她大驚訝，回頭看彭紫珠一眼，眉頭一皺，想了一下，又走到紫珠旁坐下)

蔣 紫珠，您別哭，大家都是自家人，決不會不替你留面子的！

司 留面子，這種人還替她留面子！

蔣 (有怒意) 阿飛，你不能這樣放肆！

司 我本來不當這樣放肆，但人家對我這樣放肆的回數太多了。我被欺負得太夠了！

蔣 在旅館裏叫些什麼！

司 這種人還要什麼面子，您怕她丟醜嗎？

阮 阿飛，叔母叫你不要說話，您還要響什麼！

司 不關叔母的事，我今天要出出氣！

蔣 (回頭) 紫珠——

彭

(突然的站起，淚痕滿面，跑到司徒飛面前)好，我沒有想到，我今天會受到你這樣的侮辱，司徒飛，我告訴你，我並沒有做過這樣事。我今天是第一回，第一回就遇着你！我自己並不是不曉得廉恥，我是被吃鴉片的丈夫逼得沒有辦法！我要臉，我要做人，但是他逼得我走頭無路！這幾天各方面經濟都想不出法來，我被他逼得死，我冒險來一趟。我沒有想到，啊，天啦！

(急轉身過去)薇儀，(向薇儀身上撲去)薇儀姐姐，您應該原諒我，您應該原諒我！(哭)

(司徒飛不語，超塵如有所感，一聲長歎，闖生自室內跑了出來)

謝 你們在這裏鬧什麼？

蔣 (搖頭)沒有什麼，他們倆在鬧着玩！

(司徒飛與阮超塵有意地讓到內室去)

謝 薇儀，你什麼時候來的？(坐下)

蔣 (和藹地)剛到。

謝 您這幾天覺着寂寞嗎？

蔣 沒有什麼。

謝 我真對不起你的很，這幾天廠裏的事，真是太沒有辦法了。候這一關過去我一定陪你到杭州去玩幾天。西湖上這兩天，真是好玩的時候。

蔣 到那時再說吧。

謝 啊，薇儀，我真疲倦得很。

（身子先舉弄了些，正在這時，電話鈴響，蘭生預備去接，司徒飛跑來接了。）

（蘭生緩緩地走到沙發上坐下，全台空氣殊沉鬱。）

司 （接電話）你找誰？……謝廠長……請待一待。（說到「謝廠長」，蘭生已起立，此時司徒以聽筒授謝）

謝 （接電話）我是謝蘭生。（轉笑地）啊，你是袁通兄，事情怎樣了？……很難……等會兒當面來談？……好吧，我不出去。（放下聽筒，意態殊消沉，看一看薇儀，走進房去）

（薇儀跟在後面入室，司徒看他們全進去後，忙按鈴喚人，剛轉身，茶房已經進來）

茶 有什麼事，大少。

司 （對他跳了起來）你怎麼回事？

茶 怎樣？

司 弄一個熟識的女人來了！

阮 (趕上) 她是咱們的好朋友！

司 (看他一眼，似乎怪他不應該這樣說，然後向茶房) 弄得大家怪難為情的！

茶 (恍然大悟) 怪不得我看她哭腫了眼呢？

司 她對你們說了什麼沒有？

茶 什麼話也沒有說，問她話也不理，就這麼跑了。

司 你這個傢伙真混蛋！

茶 這不能怪我。

司 你爲什麼不先把姓名告訴我呢？

茶 你先生真是太那個了，這又有什麼關係呢？像這樣的事，在上海灘上多得很，咱們見得多呢！(得意地，好像譏刺他們少見)

(兩個人呆睜着眼睛望着他)

茶 (轉笑) 要不要再喊一個？



司 (將手向下一扔) 算了吧!

(茶房笑, 退出門外)

司 (向阮) 真沒有想到, 今天遇着這樣怪事。

阮 (有些感慨) 這也是這社會裏必然有的事。(放下書, 起立) 阿飛, 我很想和你說幾句話。有什麼話說好了。

阮 我覺着我們再不能這樣糊塗下去了!

司 你又有了什麼感慨。

阮 不是感慨, 這幾天的遭遇, 改變了我的思想。

司 做詩, 畫畫, 彈吉他, 還不夠嗎, 還要慷慨什麼!

阮 不, 阿飛, 我想着, 我們都是青年人, 我們應該好好地做點事。這個世界實在太悲慘了。

司 (稍有所感) 依你怎麼說呢?

阮 我覺得我們太幼稚, 我們還不夠了解這個世界, 我們要拋棄現在安逸的富裕的生活, 去多吃點苦, 去好好地生活, 把我們自己訓練起來。

司 (拂然) 你真是天下第一等笨蟲，好日子不過，要去吃苦。

阮 不像這樣的活着下去，究竟有什麼意思呢？社會是這樣的苦難，國家是這樣的危急，我們是青年人，難道一點責任也不肯負嗎？

司 自然有人去負，咱們落得快活！

阮 你的話不對。那樣做，我們不但對不起社會，對不起國家，對不起民族，也自己對不住自己。

司 我們這樣的生活還不夠嗎？還要怎樣的豐富呢？

阮 阿飛，在幾天以前，我是和你一樣。今天，我可不這樣想了。世界大得很，社會複雜得很，智識也多得很。只要你肯走出這個環境，我包管你會發現自己是太渺小了，太無能了。

司 我倒有點不大相信。

阮 你應該相信。你走出去以後，你就會看到你不會看見過的東西，你就會發現和現在絕對不相同的世界。你就會看到光明，把握希望。在那裏，沒有享樂，沒有頹廢，沒有消沉，大家都在孜孜不倦地，在忍苦受難的，在爲着廣大的人羣，創造着幸福。當你發現那樣社會的時候，阿飛，你就會知道，我們實在是可恥，實在是廢物，我們是枉爲着青年人！

司 (若有感) 你是不是一定打算去?

阮 是的,阿飛,我一定要去,爲着我自己,也爲着全世界。但在我未走之前,我也希望你能和我一道走。我們在一起的時間是太久了,我不希望把你一個人遺留在這個社會上。

司 我不想去,我覺得沒有那樣的必要。

阮 那你不是甘心的自暴自棄嗎,阿飛。

司 無所謂,我覺得這樣已經很滿足。

阮 (呆思) 好吧,你既然一定要留,就讓你暫且留在這裏吧。我想你將來總會有覺悟的時候。

司 你很快的要走嗎?

阮 很快,也許就是明天!

(說完,眼直直的望着司徒,司徒基於離別之感,也相當的感到一些黯然,兩人默默相視。室內聲起)

(當他們跑上場,謝蘭生開門,薇儀跑來。)

蔣 (笑) 讓我在這兒休息會兒,你把合同弄好,我就來。

謝 真的?

蔣 決不騙你。

(蔣掠一掠頭髮，如有所思，皺眉，思索起來。跑到門前，想打電話，躊躇看看室內，又將放下，正在此時門開，周慕陵跑進來，亦似跑得很累，推開門，看是薇儀。)

周 (笑) 薇儀。

蔣 (一驚，掛起聽筒，趕過來) 你怎麼到這裏來了？

周 到你家裏，說剛來此地，我又趕了來。

謝 (搖頭嘆氣) 唉……浮生真是若夢！

(門上敲了三下)

司 請進來！

(門開，盧心源入)

謝 心源，紫珠死了，你知不知道？

盧 知道，不大清楚。剛纔老袁在那裏，紫珠的丈夫，打電話把他喊去了。

謝 請坐。

盧 (看一看薇儀，然後坐下) 不客氣。

(薇儀與司徒飛及阮超塵退入房內)

謝 我的事，袁通兄和你說了麼？

盧 說是說了。不過這事情叫兄弟很爲難。

謝 現在我祇要求把昨天的附件除掉。

盧 (若不注意的搖頭) 很難辦得到！

謝 總要請你設設法。

盧 敝東方面，小弟實在說不下去。

謝 你別客氣了。心源兄，大家都是老朋友，祇要條件能好一點，老兄的面子，將來總好看就是了。

盧 不是這個意思。小弟向來做事，是一規二矩的，不然，敝東也就不會信任小弟了。

謝 總要請老兄讓——

(門外又有人敲門)

謝 請進！

袁 (一面進來一面說) 這件事弄得真糟。她的丈夫簡直要來這裏鬧！

盧 誰？

袁 紫珠的丈夫。她說一定是客人給了她氣受，她纔回去自殺。現在已經知道這是謝廠長的房間。

謝 誰告訴他的？

袁 茶房？

盧 打算怎麼辦呢？

袁 總算被我說好說歹，把他短住了，我要他明天到我家接頭，我們停會兒再商議一下，看怎麼辦？

盧 給他點錢，還有什麼別的。

袁 他的目的，也祇是要幾個錢。怎麼，你們事情談得怎麼樣了。

謝 剛剛開始呢？

袁 (向盧) 我看這件事，還是你想法子在中間拉拉攏攏吧。

盧 (斷然地) 沒有拉攏餘地，叫我怎麼拉？

袁 (向謝) 蘭生，你看怎樣？

謝 很難。(稍停) 我的意思很簡單，什麼條件我都能接受得下，叫我把廠長的實權放棄却難以辦到。

盧 (起身) 這樣，那祇有不談了。

袁 (拉盧衣) 你坐下來。(向盧) 蘭生，既然心源兄方面沒有法想，我看還是將就些吧。

謝 我當然願意將就。可是這條件簡直比殺我還要厲害，你叫我怎麼接受得下？

盧 蘭生兄，你不能說這樣的話。敝行貸款是有敝行一定的規矩。老兄願受就借，不願受就不借，絲毫沒有勉強。

袁 蘭生兄，這個年頭，借錢也實在不容易，廠關了太可惜，將來還要做事，我看還是將就些吧。

盧 老袁，你何必這樣勉強他呢，敝行也不是非做這筆貸款不可。蘭生兄既然願意關廠，那還有什麼話說？

謝 (冷笑) 關廠我謝蘭生就是不借貴行的款子，也還不至於吧。湖南方面，我馬上有三萬塊

錢來，儘夠月底廠內開銷。借款方面，預備打官司好了，也還不至於馬上就關廠。

盧 那麼就再好不過了。

(空氣完全陷於僵局)

袁 我看大家也不必負氣了，好好地談下去吧。

盧 我看是不必多談了，話很簡單，敝行開出的貸款條件就是這樣，普益願借，就約定日子簽合同。不願借，拉倒！

袁 (帶笑地) 老兄的火氣怎麼這樣旺？

盧 不是什麼火氣旺不旺，事實是這樣。

袁 蘭生兄你看呢？

謝 (慘笑) 我有什麼看？

袁 將就點定下來吧，怎樣？

謝 (憤然起立) 叫我放棄廠長實權怎麼成！



(電鈴響，再響，司徒飛跑出來接，阮超塵也跟了出來)

司 (接電話) 誰? (以聽筒遞向袁) 袁先生，你的電話。

袁 (聽電話) 你這個人怎麼這樣? 我剛才不是說明天到我家討回話嗎? 人家廠開在那裏，還能爲着你這一點小事就跑掉嗎? ……我剛纔去給你的錢已經不少，別麻煩了! (攔掉聽筒)  
真討厭!

盧 (向袁) 又是紫珠的丈夫。

袁 (點首，歸坐) 蘭生，你不能再躊躇了。

盧 (向袁) 我還有點事，明天再談吧。(看錶，起立欲行)

袁 (重複拉他) 再坐一會兒，再坐一會兒。

(電話鈴再響，司徒飛去接)

司 (接電話) 誰? ……王庶昌? ……有什麼事? ……怎麼! ……到湖南的船沉了! ……紗全沒有了! ……電報發出去沒有用! (要哭似的望着謝，緩慢的掛上聽筒)

(盧看着袁微笑，袁示蘭生就要上鉤，蘭生當聽得船沉時，人竟發了呆，倒到沙發上，默然無語，靜中的失

望窘急狀態，其可形容。

盧（向袁）我真不能再坐了。

袁（看蘭生一眼）蘭生兄，究竟怎樣？

（蘭生仍默然不語）

袁 我看你還是簡單的說一句吧。

（蘭生仍默然不語）

袁 蘭生兄，再呆下去，我也沒有辦法了。

謝（失常的聳肩冷笑，低聲地）哼！呆不下去！（聲忽揚，跳起）你們替我滾！（重復跌坐下）

袁 蘭生兄，你這是什麼意思？

謝（自語地）滾——！滾——！（跳了起來）你們都是吃人的人！（又重跌下）你們現在又要來吃

我！（聲漸低）

阮（跑了過去）老伯，您怎樣了？

司 叔父，叔父——

謝 (一跳而起) 誰是你的叔父! (逼進一步) 誰是你的叔父! (聲漸低) 你們這些吃人的人! (跌

扶着椅子)

虞 (看一看袁通) 袁通兄, 咱們去吧。

(拿起皮包行袁通也跟了去)

司 (跑到房門口短住) 去到那裏去!

虞 (叔閉司徒飛) 你管我到那裏去!

司 (再搶上) 你媽的! 你今天不要想出這道門! (把袁通一掀, 袁倒退得很遠)

虞 (搶前) 你是什麼意思?

司 (指謝) 人被你逼得這樣了, 你就走!

虞 關我什麼事? 我當然要走! (用力去扳)

司 (氣極) 你媽的! (搶上就打)

(盧心源先被打的向後讓, 袁通跑來拉, 司徒飛出其不意的給他一拳, 滾你娘的蛋, 袁通直向後退。司徒再去打盧

心源, 心源無力的還手。阮超塵在旁邊冷笑)

謝 (樂意的,瘋狂地) 啊啊,啊啊!…… (順手拿起一把椅子去打心源) 嘻嘻嘻嘻! (跌跌踉踉地向心源身邊去)

(此時心源已被按在地下,被拳擊。蘭生走未到幾步,把椅子向心源打去,未中,落在地上)

謝 (拿了椅子以後) 嘻嘻嘻嘻!嘻嘻嘻嘻!

(當椅子墮地時,房門突開,蔣薇儀出來,一見這現象,馬上將眉一皺)

蔣 (向司徒) 阿飛,不要打!

司徒 (重重地再打兩下) 老子揍你個熊!

(然後退起,以兩手撐腰,氣喘喘地立着,盧心源起來,揮身上的灰,袁通也去幫他的忙)

蔣 (向前一步) 盧心源,現在該心滿意足了罷?

盧 我有什麼心滿意足?

蔣 (指蘭生) 你看,蘭生是變成這樣了。

盧 那關我什麼事?

蔣 商場上的龍爭虎鬥,哼, (冷笑) 我當然知道不關你什麼事。可是,你用種種地苛刻條件,逼

得他走頭無路，請問，他弄到這樣（指蘭生）你有責任沒有？

盧（傲然地）既然做生意那就管不得！

蔣（冷笑）做生意！請問你做的是什麼生意！一個奴才！一個買辦！專門出賣自己國家的利益，一點也不顧到自己民族的存亡！生意是應該這樣做的嗎？

盧 難道你——

蔣（更逼一步）難道我怎樣？

盧（半自語地）自己做的事，自己心裏應該明白！

蔣（搖頭）我明白得很！我的事，我自己知道，你也知道，蘭生他也知道。你的告發信，也早已送到了。我告訴你，盧心源，我一點也不怕，我是光光明明地來，我現在還是光光明明地去！我不願看這樣社會的沒落，我不願跟大家醉生夢死，我發現這個社會太醜惡，太可怕，太無恥。我不能再呆下去，我離開這裏，我沒有做對不起誰的事？

盧 難道這就不刺激他嗎？

蔣 刺激他？這於他是沒有什麼刺激的。他是一個大商人，他是一個大廠長，他是都會裏的一

個大人物。他的心目中是只有廠，也只有錢。女人是算不了什麼的。女人，在他的心目中，不過是一個玩物，一個安慰他工作疲勞的消遣品。走了可以再來，來了也不妨再走。等於商品一樣，這一批脫手了，可以再買進一批。又和古董一樣，這一樁玩厭了，可以再玩那一樁。上海有的是女人，也就有的是商品，還怕有什麼缺乏嗎？我走開，他是不會有什麼大的刺激的！

袁 蔣小姐，話愈說愈多，我看也不必了。

蔣 袁通，請你不要開口。我很了解你。你是沒有什麼了不起的罪惡的。你這樣四面八方的交際，這樣的奔波勞碌，到處的陪笑磕頭，你的目的，不過是要於中取一點利。但是你却忘記了，利有可取，利也有不可取，也應該稍稍慎重，也得想一想自己究竟是那一個國家的人！

盧 女人既然是商品，那還有什麼話說？

蔣 盧心源，你不要急，我的話還沒有說完。在目前的社會裏，男人雖是把女人當做商品看待，可是女人是並不都以商品自居的。那樣墮落的女人自然是有，我相信，大多數的女人，却在男人的壓迫下，在掙脫，在奮鬥，在努力的要做人！我蔣薇儀就是一個。我不要再做商品

了。我不要再把自己陷於不幸了，所以我在那天晚上，我去找自己的路，我決定離開，我不是鬼鬼祟祟地——

（蘭生經過沉默，及一個動作的過程，掙扎的又站起，木然的看着盧心源，半響，伸出了手，驚訝地）

謝（瘋狂地）你——你——你是什麼人……你要殺我……嘻嘻！一把刀，一把刀！（指他的手）

啊，船，船沉了！（顫驚）快救！快救！（走動）這（看着對面的椅子）機器（哭了起來）怎麼！盧心源，盧心源，你搶我的機器！你搶我的機器……

（司徒飛與阮超塵急跑過扶他安靜的坐下）

蔣 盧心源，現在該聽清楚了，現在該明白了吧，究竟蘭生是爲那個發狂，爲什麼事發狂？你究竟是什麼心肝，要逼着弟兄們死。女人，在大都會大人物的眼中，是算不了什麼的！（有點傷感）

盧（有點焦急地）你們把我困在這裏打算怎樣？

蔣 我不知道，我也沒有困你，我也沒有打算怎樣？我能以看到的，就是蘭生，他不僅是瘋狂，還要絕滅。你爲虎作倀，狐假虎威，也不會再有多少時光。絕滅的絕滅，生長的生長，我要痛痛

快快地看你們一同滅亡！

(轉身就向外走)

司 (向前) 叔母，你不能走，叔父怎麼辦？

蔣 這我可管不了。現在吃人的，被吃的，搖旗的，吶喊的，全都在这裏。他們自己的事，祇有讓他們自己去了。

(很急地下場，大家愕然的相看。司徒飛忽若有所感地)

司 (感歎) 唉！真是一場大悲劇！

阮 (在右台角) 朋友，像這樣的悲劇，在都會的每一個角落裏，什麼時候不在發生？(低下頭去)

——幕·全劇完——

一九三八年三月十四日完稿



印翻准不・有所權版

---

---

英 阿 者作著  
社版出藝劇 者版出  
社版出鋒潮 售經總

號〇一二路江九海上：址地

---

---

版初月三年十三國民華中

分五角八價實

# 2

712244